年譜

桐溪集

五

5563.8
8241
v.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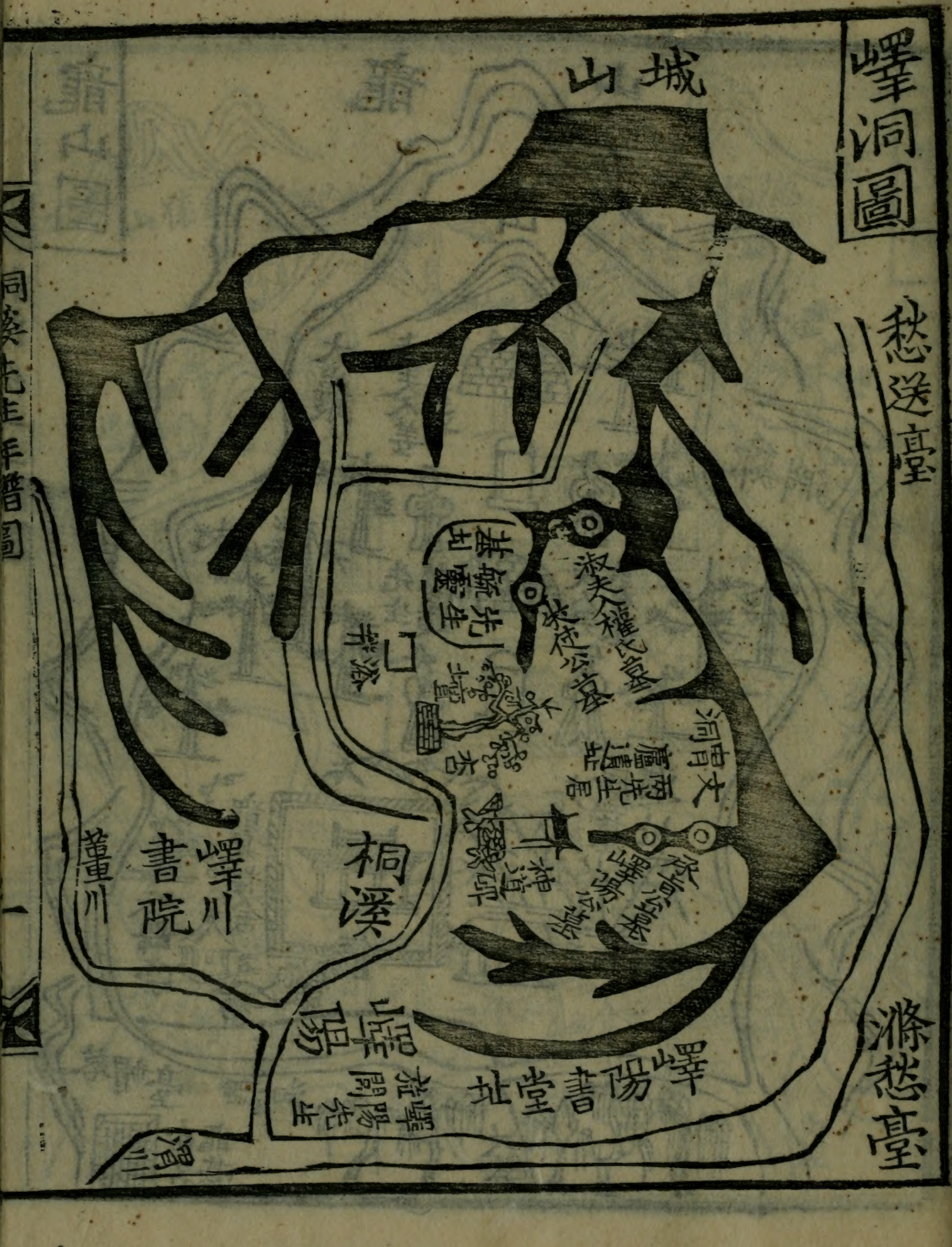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崇禎四丁丑開刊

桐溪先生秊譜

棊里花葉樓藏板

嶧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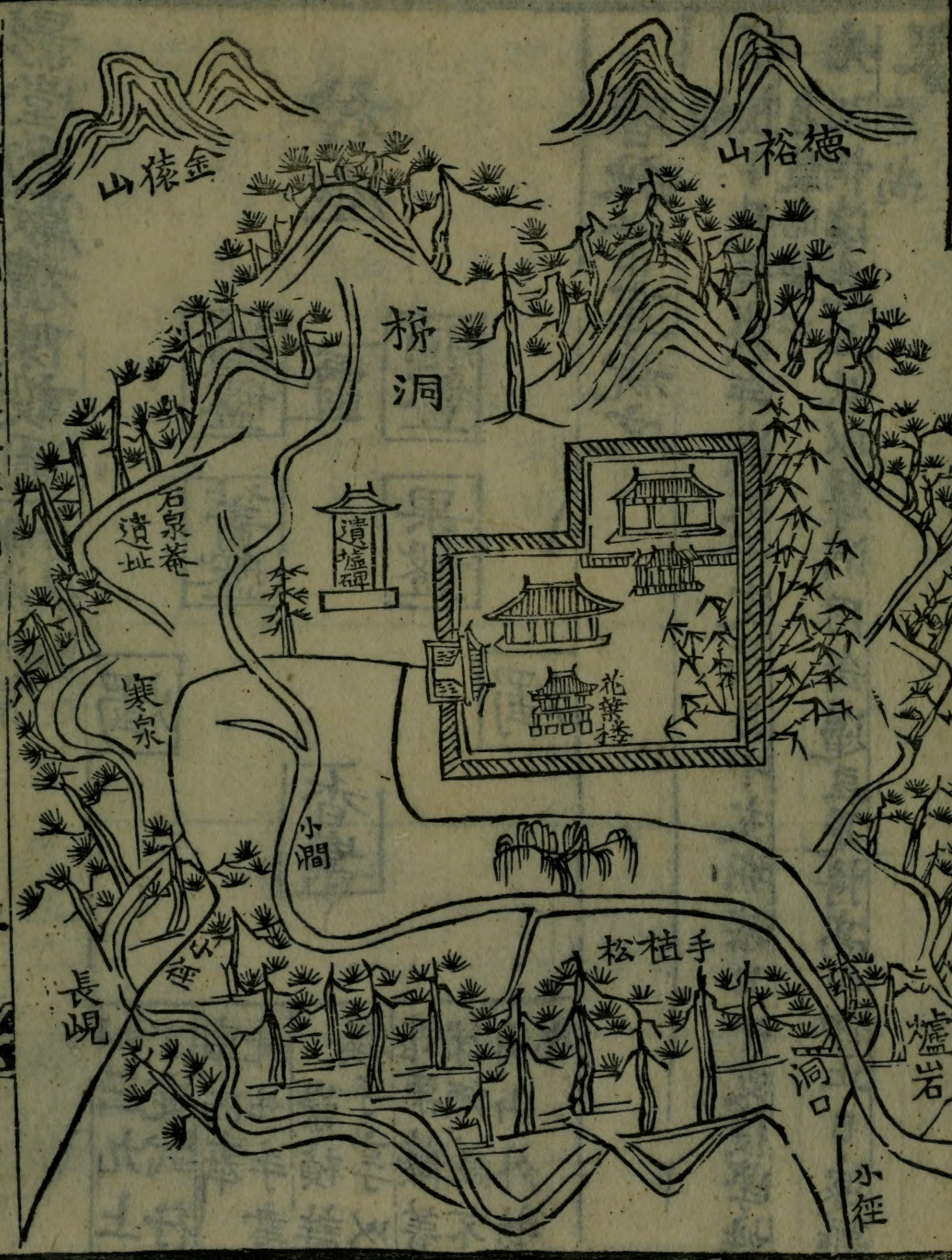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東186935

龍山
圭山
貞夫人姜氏墓道
大巖
鄭淵
夫人尹氏合墓
先生墓道
廬墓遺址
手植竹田
龍泉精舍
詠歸亭
落帽臺
龍泉
命名龍臺
大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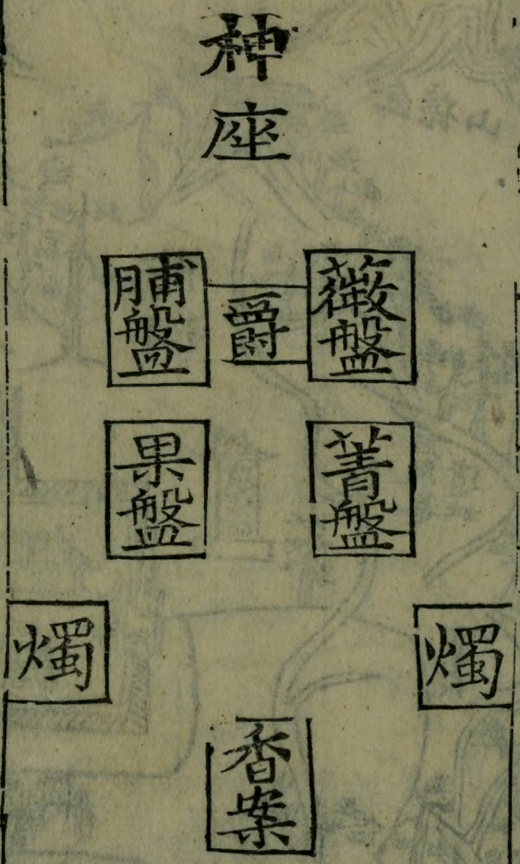
龍山圖

其里圖



影堂酌獻禮陳設圖

倣滄洲精舍儀節



以三九上丁定式行事而奉先生手書崇禎詩簇子享以雉栗薇菁秫酒盖不用山外物也

春秋常享祝文

維

崇禎丁丑後幾年歲次干支某月干支朔某日干支後學姓

名敢昭告于

先師桐溪先生伏以尊酒用缶籩豆是將高山仰止日遠難

忘尚

饗

桐溪先生八溪鄭氏世系圖

前一世 | 後一世

倍傑

文科壯元禮部尚書中樞使贈弘文廣學推誠賛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中上柱國先儒侯

夫人崔氏

前二世 | 後二世

文

字懿德文科禮部尚書段堂文學太子賓客 贈左僕射叅知政事謚貞簡公

夫人金氏

允義女

前三世 | 後三世

福公

刑部員外郎

福卿

福儒

後四世

後五世

後六世

丞	國子博士有子邦柱	後七世	從雅	字正叔武科通政大
邦柱	國子進士追封嘉靖大夫同知中樞府事有子公祐公衍公慎	後八世	玉堅	字不磷中直大夫司
公衍	國子進士待聘齋生有子習常習忠習仁	後九世	淑	字清夫贈左承旨
習仁	字顯叔文科右散騎常侍知製教有子悛脈	後十世	惟明	字克允進士贈吏
悛	文科嘉善寶文閣提學號八溪配高靈朴氏少尹邦龍女有子齊安配河東鄭氏判典農寺事竹堂復周女	後十一世	蘊	字輝遠郎桐溪先生
齊安	生員配居昌劉氏監察權女有子從雅懷雅以雅	後十二世	昌詩	工曹正郎有子岐壽

後十三世

夫忠州牧使配安東權氏署令㦝女有子玉堅配文化柳氏僉知仲昌女

後十四世

園署別提贈司憲府執義號蠖溪配慶州金氏執義楣女有子泂配密陽朴氏司果思榮女有子湛淑㴄

後十五世

配晉陽鄭氏絖女有子惟明

後十六世

書參判號嶧陽配晉陽姜氏進士謹友女有子緋蘊絔

後十七世

配坡平尹氏忠義衛勐女有子昌詩昌訓昌謨側子昌謹

後十八世

昌訓 宣務郎出爲文簡公宗廟署副奉事絔后有子岐憲岐章岐成

昌謨 宣敎郞有子岐瀜

側子昌謹 秉節校尉龍驤衛副司果無子

岐壽
宜寧縣監有子重元

岐憲
通德郎行翼陵參奉號遁翁有子重鼎重順重咸

重元
進士童蒙教官號喘喘翁有子纘儒

重鼎
嘉善同知中樞府事有子光綸光述光柱

纘儒
有子宜瑚

光綸
有子琇珌珏

光述
出系

光柱
有子璞

宜瑚
無子以師顏子繼胄為后

琇
有子世謙

珌
有子世盖

珏

璞
進士號南屛有子世

繼胄
有子八復八起

世謙

世盖

世求

八復
有子軾

八起
有子轍

岐章 有子重泰
岐成 通德郎有子重濟重載重復

重顯 有子先新
重威 無子以兄子先述為后
重泰
重濟 有子先仁先孝先麟

先新
先述 有子玹
先仁 有子璿
先孝 有子琦

家世禾
玹
璿 有子世柱世樑
琦

世禾
世柱
世樑

重載
有子光一

重復
有子光紹
光顯 光績
光緯

光麟
有子球

光一
有子璃 瑞
琥 珪

光紹
有子璡
琮

球
有子世采
世震

璃
有子世億

瑞

琥

珪

璡

琮

世采
有子八祐
八淵

世震

世億

八祐

八淵

岐瀜
清河縣監
有子重履
重益重謙

重履
別撿

重益
通德郎有
子紹儒

光顯
有子琬

光績

光緯
無子以
小璪為后

紹儒
有子健

琬

璪

健
有子世煥

世煥
有子八麟
八鳳八龜
八龍

八麟

八鳳

八龜

八龍

後十九世

軾 丹城縣監 有子宗弼 宗赫

轍

重謙 通德郎

後二十世

宗弼

宗赫

按朱文公譜圖不錄外孫吾東晦齋李文元公退溪李文純公譜圖幷然故今依其例又先代事蹟別爲後錄以次列之

系圖後錄

始祖光儒侯諱倍傑

七歲能通詩書高麗顯宗八年丁巳殿試第一官至禮部尚書中樞使文宗五年辛卯八月巳卯朔卒三十四年庚申制曰故臣鄭倍傑忠謇不羣才猷出類去世雖遠吾豈忘哉宜錫殊恩以昭思賢之意贈弘文廣學推誠贊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中上柱國光儒侯自顯宗以後干戈纔息未遑文教崔文憲公冲召後進設九齋而隸之謂之文憲公徒時儒臣立徒者凡十二其一弘文公徒夫人崔氏賢而無子養其族女為公副室未幾公卒遺腹生子文事見麗史輿地等書墓在草溪玉田

貞簡公諱文

字懿德年甫十五六嶷然若老成赴試作君為民天賦曰物如憔悴我則施雨露之恩俗若頑兇我則布雷霆之怒文宗聞之稱嘆登第擢直翰林轉右拾遺內給事肅宗七年壬午為禮部尚書奏我國教化禮義自箕子始廟貌猶闕不在祀典請求其墳塋立祠祭之甲申七月以秘書監入宋進方物時宋徽宗崇寧三年也所賜金帛分與從者餘買書籍他無所求宋人多之官至撿校司空禮部尚書政堂文學太子

賓客睿宗元年十二月丙寅卒贈左僕射叅知政事謚
貞簡爲人恭儉朴訥不事生産居室僅庇風雨莅官清
愼嘗典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云事見麗史輿
地等書夫人金氏允義之女有三子曰福公刑部員外
郞曰福卿曰福儒○此間
系次失傳派出不可攷

十世祖諱丞高麗國子博士自貞簡公三子之後
世牒不繼至此始著有一子邦柱

九世祖諱邦柱高麗追封嘉靖大夫同知中
樞事有三子公祐公衍公愼

八世祖諱公衍待聘齋生麗朝赴擧諸生皆隷名九齋待
聘卽其一也擧進士隱德不仕牧隱集有
曰草溪有隱君子鄭上舍者我先人稼亭公同年進士
云有三子曰習常成均司成曰習忠曰習仁墓在安陰
防築洞
坎坐原

七世祖諱習仁字顯叔有志氣才華使酒敢言恭愍四年
乙未對策登第補成均學官不詭隨不苟
合縉紳皆願内交而視之蔑如也出知榮州吏以古事
請焚香消災圖公曰人臣不蹈非彝災何從生若其无

妥順受而已消灾圖於我何我即令撤去州有塔名以無信公曰异哉惡木不息盜泉不飮惡其名也烏有巍然其形爲一邑所瞻而以無信表之乎去粟與兵不敢去信吾夫子已言之命刻日夷之移甓賔館辛旽怒鼇之獄欲置死地廷臣有言王乃得免謫爲廉人辛旽旣誅起知梁州又知寗城所至抑豪強禁淫祀入爲都官郎不祭土地居父母憂廬墓三年致其悲哀治喪一用朱子家禮禑朝初宰相重其名奏授典校令賜三品服報聘日本將行人多危之公恬然義形于色曰臣而有君何避事焉日本使佛者也聞公名畏之乃曰斥佛者吾律所不與請易之不果行恭讓初除右散騎常侍王自南京還都旣卜日以不利於妃緩其期欲由迂路行公言其不可王不悅尋以不署尹龜澤告身流于外事在麗史又牧隱集有草溪鄭顯叔傳有二子一曰悛曰恢

六世祖諱悛

至正丙申生自幼於書無所不讀一下數行輒得要領洪武丁巳中進士壯元壬戌登第入 本朝爲公州通判轉西海楊廣江原經歷原州敎授永樂癸未以 聖節使書狀官浮海聘南京還由左獻納知製敎出爲慶尚經歷又入爲直藝文館兼直講旋爲平壤敎授丁亥復以謝恩使書狀赴上國還判承

文院直集賢殿直藝文館典農正知製教令知文書應
奉司事出知金山郡兼勸農兵馬團練使癸巳由左司
諫大夫為成均館大司成集賢殿直提學甲午為禮曹
左叅議實文閣直提學 莊憲王元年己亥以讀巻官試
士癸卯冬以嘉善大夫檢校漢城府尹實文閣提學乞
骸歸咸陽時年六十八文章行誼為世宗亞世稱八溪
先生乙卯二月二十六日卒壽八十有遺稿一巻傳于
世又其詩若干篇載東文選輿地等書公初居居昌龍
山晚築咸陽介坪墓在同郡德谷辛坐原配貞夫人高
靈朴氏軍器少尹邦龍女別葬宜寧芝山有一子齊安
繼室河東鄭氏判典農寺事竹堂復周女

五世祖諱齊安

洪武庚午生十六歲擧永樂乙酉生員丁
亥娶司憲府監察劉懽女始居減陰令安
陰古縣也六十八以丁丑十二月十二日卒明 英宗
皇帝天順元年我 惠莊王三年配劉氏成化丙戌七
月十九日卒墓在減陰北黃山艮坐原有三
子曰從雅曰懷雅判官曰以雅文科校理

高祖諱從雅

字正叔洪熙乙巳生景泰癸酉登武科仕我
光廟 成廟 朝官至通政大夫忠州牧使

忠州鎭兵馬僉節制使潘溪俞學士好仁有云自忠州
牧使退居金猿山下喜觀書老不輟語在公第判官墓
誌中享年七十四戊午七月二十九日卒燕山四年明
孝宗皇帝弘治十一年墓在古縣驛洞子坐原配淑
夫人安東權氏署令恢之女墓在同原丁向有一子玉
堅繼室文化柳氏僉知通禮門事仲昌之女墓在黃山
立石甲
坐原

曾祖諱玉堅 字不磷景泰庚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哀毁踰制啜粥廬墓三年 成廟朝道臣薦行誼
除司圃署別提時權奸用事見幾歛退隱德不仕晚築
凌虛亭于鶴潭上為終老休息之所自號壟溪居士與
一蠹鄭先生琴齋姜先生為道義之交享年七十七丙
戌九月二十四日卒明 世宗皇帝嘉靖五年我 恭
僖王二十一年後以曾孫文簡公貴 贈通訓大夫司
憲府執義今 上三年癸亥享金溪鄉祠墓在黃山生
員公兆次配淑人慶州金氏司憲府執義楣之女別葬
南原北谷里本黨族山有一子泂繼室密陽朴氏禦侮
將軍思榮之女咸陽郡守仁老之孫
祔葬公左有三子曰湛曰淑曰瀣

祖諱淑字澄夫進勇校尉弘治十四年辛酉六月六日生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十一月四日卒享年六十三
以孫文簡公貴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
叅賛官配 贈淑夫人晉州鄭氏副司勇純之女版圖
判書仁得之六世孫弘治癸亥六月十二日生萬曆己
卯正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七合葬嶧洞艮坐原一名
文冑洞盖古為文冑
驛也有一子惟明

父諱惟明字克允嘉靖十八年己亥三月四日生萬曆元
年癸酉舉進士二十四年丙申十二月九日卒
昭敬王二十九年也享年五十八嘗從葛川林先生
薰得其道孝友純備學問精粹隱居教授士林矜式號
為嶧陽先生以子文簡公貴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
兼同知義禁府事文簡公為行狀及墓誌在集中性至
孝居父憂哀毁過制啜粥三年日不視物久而得甦事
母柔聲婉容務得歡心家雖貧窶忠養備至及母沒廬
墓下足跡不離几筵衰麻常在身上顔色之慼哭泣之
哀三年如一日鄉人嘗累以孝行聞于 朝崇禎六年
癸酉 命旌其閭七年甲戌 憲文王十二年享嶧川
鄉祠有文集二卷藏于家墓在承旨公兆次配貞夫人

晉州姜氏將仕郎謹友之女知禮縣監號琴齋漢之孫
軍威縣監利敬之曾孫也外祖龍城梁應麒成廟世
清白吏會寧府使號逸老堂灌之子也嘉靖戊戌八月
三日生崇禎庚午七月二日卒享年九十三性順德惠
事舅姑佐君子無違行仁窮恤族出於天性嶧陽公嘗
謂文簡公曰汝母德人必食汝報及見文簡公立朝不
以寵辱為欣戚臨患難斷以義理凜然有不可犯者人
比之范滂母云别葬居昌加祚之龍山子坐原有三子
長曰緯其二子曰昌世昌後皆早歿無嗣次文簡公
季曰紬 宗廟署副奉事出為嶧陽公從兄信老后

桐溪先生八溪鄭氏世系圖

文簡公桐溪先生年譜

皇明穆宗皇帝隆慶三年宣祖大王二年己巳二月六日庚辰子時先生生于安陰古縣嶧洞里第先生五代祖生員公初宅董子井里曾祖嶧溪公晩築鶴潭上祖考承旨公居嶧洞卽高祖牧使公壠下也考叅判公以嶧陽爲號先生取嶧陽孤桐之義自號桐溪後歸自海島卜倉坪新基居之

四年庚午先生二歲

五年辛未先生三歲

六年壬申先生四歲秋從大夫人往外家時季氏生甫一歲先生以衾席沾濡者朝曝暮收無一日或怠使母寢處常乾外家奇之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先生五歲

二年甲戌先生六歲○五六歲間已有遠大之志嘗與
羣兒嬉戲騎竹自稱曰小谷生大人自此鄉
里父老呼之以大人○嶧陽府君嘗挙以身溫被之事
以告之是日昏忽失所在覓於寢房已展衾席就卧仍
成寢
矣

三年乙亥先生
七歲

四年丙子先生八歲○七八歲間初受學口頰訥不能
成誦伏習忍苦終日不休未幾記誦輒勝於
前文理廓開嶧陽府君稱之曰此兒文理譬如曉窓漸
明○嘗以籬字作句曰籬蔽常為人所恃人知其終為
適用之
才也

五年丁丑先生
九歲

六年戊寅先生十歲○先生於父母所敎奉承必順無
絲毫欺隱父母悅之怒責不及嶧陽府君日
夙興展祠堂先生與季氏盥洗以從奉香火掃堦庭未
嘗怠慢祖考忌日在冬月見嶧陽府君齋潔亦求浴湯

不得乃浴氷井忽有塊凸腹下患貽父母憂終不言此皆十歲前事也

七年己卯 先生十一歲 正月遭祖妣鄭夫人喪 嶧陽府君居廬墓下先生侍之執奠拜哭一如成人府君啜粥時則拱立其側啜已乃退

八年庚辰 先生十二歲○祖妣朞制已過猶不肉母夫人憫之以肉汁糝羹假托饋之乃曰汝旣食肉奈何復不食肉對曰偶一誤食何傷遂不復肉以終再朞

九年辛巳 先生十三歲

十年壬午 先生十四歲

十一年癸未 先生十五歲 初見葛川林先生 林先生藻鑑素明每見期以遠大又覽其所製賛美之曰他日收功不但科第而止○是時先生通貫經史文詞日進已有聲稱神采峻整制行方嚴言語簡重終日危坐對卷儕流咸敬憚之

十二年甲申 先生十六歲○正月從嶧陽府君赴葛川先生之喪

十三年乙酉 先生十七歲 經痘疾嶧陽府君書授訓辭 其訓曰以安詳二字保養心神淸和二字保養血氣此汝病後治療節目造次食息動靜坐卧念念毋忘

十四年丙戌 先生十八歲

十五年丁亥 先生十九歲 聘夫人尹氏 外舅訥坡平君昭靖公坤之六世孫也先生戴笠平正左右前後無或欹仄外舅公亟稱賞之私與女語曰有壻如此莫憂貧也 中鄉解高等

十六年戊子 先生二十歲

十七年己丑 先生二十一歲 春之禮安拜陶山尚德祠見月川趙先生 當是時禮安爲儒老淵藪咸禮重先生稱歎不已及歸諸公會餞于濯淸亭先生雅有酒量諸

公送勸終日飮不至醉擧止無蹉觀者益稱之○後先
生撰月川墓碑曰弱冠拜床下覩其厚德巋儀已不勝
歆服
云

十八年庚寅 先生二十二歲 四月子昌詩生

十九年辛卯 先生二十三歲

二十年壬辰 先生二十四歲 四月有倭亂先生從嶧陽府君赴
咸陽蹟會 初嶧陽府君聞將士尾解 主上播越痛哭
曰將置吾 君父何處中夜泣下悲憤不自
勝及見金松庵沔義檄倡擧子弟收募散亡以應之方
是時人皆竄匿山谷閭里一空府君終始在家頗有鎭
定之力七月招諭使鶴峯金公誠一移除左道觀察使
江右多士將封蹟陳本道士民心嶧陽府君爲蹟頭會
于 咸陽募人懷蹟詣行在先生草完議有曰兇鋒犯
京 鑾駕踰梁一隅龍灣萬里南天哀我臣民何所依
歸歸市之從雖失 於始吁閭之忠可效
於今云及蹟上即 命金公還任右道

二十一年癸巳 先生二十五歲 夏為士民通列邑迎慰天兵 中朝諸將追賊南下士民議迎勞之事先生為作通告列邑文有曰彼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徒以救民也而猶相與歡慰之若是況此雪我君父之辱續我焚溺之命者乎可不持牛把酒以迎慰之乎同我父老寧我童穉垂髫戴白擁衛車下君子而迎其君子小人而迎其小人則 天朝將士亦知吾民感恩之誠戴 皇朝如戴天云云又有為士民上都體察巡察諸軍門書

二十二年甲午 先生二十六歲

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二十七歲○作起荒田說為治心之喻

二十四年丙申 先生二十八歲冬十二月九日辛未丁嶧陽府君憂時先生亦嬰疾呼天請代仍氣絕累日始甦 是月越十四日甲申葬于文曺洞先塋下 以邊警復急也

二十五年丁酉 先生二十九歲 秋奉大夫人避亂嶺湖間 時倭賊復動流離顛沛之中執喪制惟謹保護母夫人如嬰兒露處時則盡收衣衾上覆傍遮俾免寒濕所過閭里見先生纍纍行乞狀不靳瓶粟之分以故母夫人飢飽未嘗失時

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三十歲 秋在金山賀老村 送李氏之公州 李氏以其所養父母僑公州將歸覲先生贈言曰詩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昔余游學于京先君以書戒之曰汝於言行之際必以忠信篤敬參前倚衡念念不忘則雖蠻貊可行況於一國之中乎惟此四字實先君平日行已之大節目敎誨孤輩欲其似之者吁亦至矣孤輩夙夜思所以無忝者舍此奚以哉嗟我兄弟盍共勉旃

奉大夫人還鄕 大夫人年踰六十且有宿痾流離二載竟保無恙而還人謂之誠孝所致

二十七年己亥 先生三十一歲 二月服闋 與伯氏居惟以養偏親讀經史爲已任不以家事留意簞瓢屢空冠衣弊缺晏如也○先君嘗與同志築嶧川書堂爲藏修之所先生日就書堂修業嘗

有一絶曰柴扉閒向碧溪開松老庭空月自來獨對明窓舒卷帙斐然要訣聖賢義○先君為學本之四書至於心經近思錄考亭文集性理大全等書又極研窮先生承受家庭喫緊用工不特専為擧子業

六月往御山

初鄭仁弘受業南冥之門負山林重望號為來菴接引後進繩墨嚴截先生往來其門仁弘亦敬重焉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三十二歲入京見梧里李相國元翼書先以書為贄有之江左見月川之江右見寒岡獨於洛未見先生之語相國特敬重之許以知己既還鄉又上書有曰為相之道不徒清苦簡默之為貴必明以卞邪惡斷以行威刑使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然後庶乎無負相業敢以此為知遇之報云初丁酉之亂相國體察南方使安陰縣監郭䞭修黃石山城為保障許及賊動以郭公為守城將金海府使白士霖為出戰將賊至城下士霖挈家屬宵遁城遂陷郭公及咸陽郡守趙宗道死之一城士民屠殺甚多至是鄉人禹惇劉義甲等以其父兄由士霖死疏請復讎先生以相國知黃石事終始故書中極

言之○先生又為愕等草復鄕疏及上臺府書愕等書見李五峯好閔求改李曰辭懇義正一字加減不得

郭義士傳後 備載黃石顚末纂著士霖罪狀 錄亂後孝烈事 丁酉之亂縣人孝烈死者以一鄕議聞于官轉達旌閭 八月作葛川先生旌門重修記

二十九年辛丑 先生三十三歲

三十年壬寅 先生三十四歲 正月子昌訓生

三十一年癸卯 先生三十五歲

三十二年甲辰 先生三十六歲 夏與道內多士奉疏入京請從祀五賢 其卞明晦齋先生再疏先生所製也 上為陪疏諸生特設庭試先生居第二一時傳誦其文

七月與崔從事晛論亂後事蹟裒錄事

三十三年乙巳 先生三十七歲 五月子昌謨生

三十四年丙午 先生三十八歲 正月哭慎氏姊喪 姊死子幼先生為守殯旣卒哭還家 十一月擧進士試二等第二人

三十五年丁未 先生三十九歲 鄕人薦學行○十月祭蘆川處士權公逵之墓 其文畧曰有聰明寬裕之資有慈詳愷悌之德尊賢一出於誠慤愛友不設守表褆居家則喪致哀毁處鄕則行務厚敦早知依歸兮葛川玉溪之門

三十六年戊申 先生四十歲 二月 宣廟昇遐廢主光海君嗣位 前月鄭仁弘上章語國事獲罪禍將叵測人皆莫敢言適會先生以覆試至都下與南士入京者抗疏伸卞以為儲嗣國之本也仁弘之言出於為國固本之道至於為人指嗾假托公論非所起也疏出物論韙之 八月與鄭仁弘書論臨海事 光海初有臨海君珒獄事時鄭仁弘將赴召先生有書曰竊聞臨海之事自上斷欲全恩請罪固有司之職而全恩亦親親之盛意也逆謀雖露而閨門之內

恩常揜義則廢爲庶人待以不死亦一道也淮南之叛謀已著其死非加之刑也而布粟之謠文帝病之若朝廷終始執法必以得請爲期則悲謠之作安保其必無也又曰我國朋比之弊甚於唐宋之末四分五裂互擯相援附已者雖不肖爲賢異已者雖賢爲不肖惟以植私黨爲務置國事於相忘之域此所以時事日非不可收拾者也今宜恢張公道絶去偏私其人可用則雖異於已者不可錯也素無名行之可取則不可以附於已而必置之淸要也云云

鄕人應 旨再薦學行 薦書曰操履安詳學行精備守死善道始終不渝

三十七年己酉 先生四十一歲 五月游尋眞洞因讀書長水寺 有游山諸作 八月除將仕郞 先陵參奉不就

三十八年庚戌 先生四十二歲 閏三月除奉慈殿參奉 時先生赴覆試仍留供職一日在直隔墻有新設王子宮大作淫祀鼓吹喧沸雜戲鬧亂先生以其狀牒刑曹中使伻人乞之

（守僕等亦怯宮家之威或哀乞之或恐動之先生不爲之撓竟以牒申其祀即止）四月授從仕郎轉承仕郎○五月授通仕郎○六月授啓功郎○八月見忘憂堂郭公再祐于京邸（時郭公以右尹入京）十月別試乙科第二人及第出身分補權知成均館學諭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四十三歲）正月祭先墓（告先考墓文略曰非道曷由非義曷行期肩一心無忝所生）二月除宣務郎侍講院兼說書三月赴召（四月聞兄子昌世計以老母悲疚成疾呈辭偕道還家）五月訪吳翼承于山陰之西溪（吳公名長德溪先生健之子文學剛正先生素所交許者也）六月授宣教郎○八月授承訓郎兼說書轉說書有 旨再召○九月西行（臨行爲文哭亡侄又有到龍仁夢見亡侄詩三絕）過星州見寒岡鄭先生

遇樂齋徐行甫於噫與之語 十月陞拜司書○十一月移拜司諫院正言 初入院有老吏謂同屬曰他日辦一難事必此官也 啓請停還移慶運宮 自先王經亂寓貞陵洞行宮是為慶運宮及是昌德宮成前月移御百官陳賀未幾光海惑妖言將還慶運宮諫院論執啓辭多出先生手其啓略曰自上先臨法宮已行大禮民心胥悅景命維新雖有百妖一德足以勝之況妖未嘗有而無故欲移如之何其可也答曰自內參酌不須煩論又啓略曰初旣不詢外庭獨決宮中今日不以廷議為是猶以自內為教宮中府中判為二體此豈治世事乎前後聖批以獨留為未安問安為難便而亦祖宗朝移御之時亦多有之自上堅執不許無乃亦不能不動於拘忌之妖說耶答曰予素有畏寒之疾當寒冱時不得出入而　慈殿正月移御則其間不可廢問省之禮況予仍在法宮　慈殿獨還事甚未安勿為拘束可也又啓曰　慈殿還移實未知其所以兩年時不吉之說是亦難憑之術設或其說果不為無據而慈殿於聖上有三從之義不必別擇吉凶自上雖未能諫止又奉而同移則至愚下民必曰聖上亦惑妖說所

損聖德因不大歟況 慈殿永移只隔一朔則其閭閻
安可以隨便自上唯盡吾誠可質神明則因勢而暫廢
常禮亦豈有憾於聖孝乎又啓曰經亂二十年來至尊
久處閭閻堂陛不尊宮禁不嚴未必不由於此今者纔
御法殿旋移行宮所謂惡濕而居下者不幸近之莫重
之事獨決宮中非但有後來無窮之弊國家興衰人心
離合實係於此區區論執不但已也時三司
交發賓廳諸臣亦言其不可光海皆不聽
與兩司諸僚爭論闕外
是月二十五日 慈殿先移慶運宮光海
將以明日為問安之行實欲仍留也先生
與大司諫李好信坐闕外大司憲趙挺等簡通曰憲府
定議停啓諫院亦宜一體好信托以避嫌事出去先生
答曰吾意不然難可苟合挺又作請會議先生就之挺
曰今欲停啓何如先生曰何故速停挺曰必不蒙允且
有明日問安仍留之語若然則徒彰君上過擧耳莫如
亟停使上安心移御先生曰臺諫自盡其職而已彰君
過安上心非所當論設有問安仍留之擧則當攀韓爭
啓得請乃已況賓廳方陳啓而臺諫先停是何風采乎
諸僚合辭勸停 先
生終不撓而罷
獨啓被遞特貶鏡城判官
二十六日
先生以城

上所方書前啓李好信有報傳啓事公獨牢執故憲府
方避嫌矣先生聞之立草啓其略曰今日問安之行在
人子所不已之事而下民喧傳此必仍留之意臣聞之
初不暇悱之而付之一笑及見禮書啓辭 慈殿永移
雖曰只隔一月王世子祗送之禮揆之情理未爲不可
而自上命止之常時舉動非係緊重則別無隨駕之例
而自上特命隨駕臣始不能無惑曰下民喧傳必是此
等語傳播也以至愚而敢測淵衷是孰使之然哉舍橋
乘船古人猶欲以頸血濺之況今茲之舉關國家盛衰
係民心離合設或不幸今日仍留慶運宮之說果符下
民之臆度則攀輦牽裾是臣意也同僚皆欲停啓而臣
不能爲同請命下罷臣職於是大司憲趙挺掌令尹重
三朴顏賢持平朴鼎吉大司諫李好信司諫鄭岦正言
李景顏等相繼引避玉堂處置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
依啓鄭蘊遞差◎翌日下備忘記曰今此還移實出於
不得已歲末永移事前後下教反覆丁寧而前正言鄭
蘊乃敢以無理不根之說瀆擾於舉動之日不識事體
縱恣無忌之狀極爲駭愕不可仍在從班爲先補外事
言于該曹仍傳曰臺諫爲人主耳目主一時公論所當
擇差而近來銓曹惟循私情苟充備擬極爲寒心況此

鄭蘊予不知何許人觀其啓辭不過一浮妄喜事之人以如此之人薦用於言官以致生事朝廷尤極痛駭之吏曹堂上推考色郎廳先罷後推又傳曰鏡城判官李埈適差前正言鄭蘊差送○三司並請還收成命李相國元翼上劄曰鄭蘊掇拾閭巷不根之說而其心則無他出於愛君忠國而已至於斥補遠邑並罷薦用之人四方流聞孰不驚駭昔之言者未還今之言者又去自此國家雖有朝暮剌床之禍殿下將不得聞豈非大可懼乎五峯李尚書好閔上劄曰臣於鄭蘊不知何如人及見所啓臣喜盛朝之得臺諫如此嶺南之出人才如此其人所學如此不終日而有所逐之命臺諫者祖宗之所設不可私喜怒而黜斥去云光海皆不聽時兩宮已有間移御之舉蓋出於此故先生極言力爭之光海亦甚怒也趙挺首發停啓之論外間傳言密旨有諭云時士氣靡偷諛佞成風及先生以直言貶人擬之鳳鳴朝陽

十二月望日辭朝此行

請畱臺啓既停遂即發程一松沈相國喜壽執手送之曰先生得言矣國將如何又贈詩有曰學優而仕志經綸折檻牽裾亦不辰士氣即今天下士人才終古嶺南人○先生送仲子還鄉題扇贈之曰送汝歸故鄉洛陽風雪

裹以余念汝懷方知慈毋意又寄長子書曰吾在家時雖不能奉養老親其心則未嘗忘也汝須體我心事老親常如父在時也行過德源府使閔汝任秉醉迎笑曰唐介氏來矣先生為詩以荅之

四十年壬子 先生四十四歲 正月次咸興見巡察使韓公浚謙 韓公留與飲數日贈詩以別登磨雲嶺有思親作 到鏡城府任所 先生以近臣左遷退讓無矜氣待主將以禮御吏臨民曲有恩信時北路大侵本府尤甚乃施荒政袪弊瘼一境大悅 二月釋奠鄉校 每以朔望會諸生講製 四月差北道試官考試富寧府○受由歸覲 路過東郊不入都門二十九日丙至家 ○七月超授朝奉大夫○八月向北路 自安陰距京七百里自京距鏡一千七百里紀行詩總百餘首 ○九月過咸興觀鄉飲鄉射養老禮乃還任 巡察以重陽日行禮引先生及永興府使崔起南參其事○十月以紀勳被召 先光海以柳永慶當先王末年嘗謀不利於巳置

之法論戊申上疏諸人功先生亦與焉○十一月授奉列大夫掌樂院僉正知製敎○閏十一月入京上疏辭勳不得疏略曰戊申之疏只爲鄭仁弘被罪師生之間不忍坐視乃與同志捘章伸枉耳豈可謂人所難爲而有補於國家安危哉紀勳之法必須有輸勞宣力扶顛持危之事然後無愧一心有辭萬世今乃以言語文字之末敢冒勳列賞典之濫其不爲朝廷之累乎此臣之蹙然不欲一日居者也再疏不許欲連辭期於得請李爾瞻揚言必欲固辭者以此勳爲不固而然也 先生知其無益乃止呈告南歸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四十五歲三月赴職過石谷有憶金松菴詩直中有吟白頭典樂非吾樂夢裏頻尋谷口耕四月陪祭宗廟及奉慈殿○陪謁聖禮○永昌獄起朴應犀徐羊甲李耕後沈友英朴致毅等以卿大夫孽子不得志結爲盜殺賈人而攘其貨爲從行者所跟捕遂希望朝旨自言首告反謀以推戴永昌大君璣爲辭獄事大起又有上

變者言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謀擁立永昌於是辟倪兩
宮間者踴躍爭言必誅永昌以絶禍本一日先生見爾
瞻言及獄事正色曰八歲童子安知逆謀且聞慈殿
專廢水剌欲與同死云脫有不幸公等將何辭於他日
乎爾瞻勃然疾聲曰設令並廢大妃誰曰不可即呼
其子曰吾氣不平當入去先生笑曰公不必入吾且去
即趍出遂與之絶後日遇於
人家先生避之爾瞻太慚之

聖節使拜表禮被劾還鄉○五月差監試參考官○參

先生既不容於時諳見世道
危險蹤跡齟齬欲以微故去
時以憲府方出通緝禁乃故着之竟受劾去異日謂子
弟曰人不可犯禁向吾故犯憲令此等事古人非無行
之者吾志亦已定矣及入闕庭自不覺瞿然彼縱恣無
忌憚者不知其心果何如也○先生之去任疎菴叔英
贈詩曰僉正昔言事歲餘投鏡城經冬松益茂入夜燭
孤明臺閣知重陵朝廷不足清蹉跎竟失志匹馬嶺南

行先生既還與鄭仁弘書論永昌事

略曰八歲童子萬
無謀逆之理若以
早晚爲奇禍之本而必欲除之無乃有遠於殺一不辜
得天下而不爲之義與上批有曰 先王托孤之意正

爲今日慮在天之靈陟降在玆予何忍加法云則上意亟在的然可知而三司齊發二品陳啓至於大臣率百 官廷請其勢不殺則不已揆諸天理人情是可忍耶聞 慈殿常抱在懷曰汝死吾亦死專廢水刺者累日脫有意外之變今日朝臣將何辭於天下萬世乎又引赤子入井之義而爲喩曰赤子雖無知然匍匐乃赤子之罪也至於今日之事則本無匍匐之跡安有入井之禍乎其後又相面力言其不可殺時則仁弘亦深然之

七月授副司直逆獄未畢物議沸騰以退處爲未安故不得已西行不入都城留東門外村舍八日而歸八月授中直大夫成均館司藝知製敎病不起先生傷國事日非常默默自傷大夫人覵先生有所心念問其故先生具言其事且言親在不敢許死之義大夫人曰汝旣許身當盡臣職勿以老母之故壞汝事君之道也十月除侍講院弼善兼春秋館編修官○十一月赴台行過金陵遇吳正言翼承同宿客館吳公乘醉寫公平正大四大字以贈之後先生在謫中跋其帖十二月進階通訓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四十六歲正月呈告遞付副司直時當路者含怒日甚指為逆黨日夜伺察先生居講院月餘呈告挂門有新燕詩曰江上飛飛任去来淘河何事苦相猜玄衣不是爭魚者只解含泥向屋田二月上封事請斬鄭沆追復永昌大君位號前年金悌男既被戮大君幽置江華至是府使鄭沆以病死聞實傅朝議殺之也乃上封事曰嗚呼以殿下仁聖之德不幸遭人倫之變欲盡其處之之道而終不得自由未免假手於廉悍武夫其為聖德之累不既大乎今之論議罪者一則曰禍本二則曰奇貨試以濟王竑之事援而比之濟王初為太子見嫉奸臣退處藩邦未幾為賊徒所擁黃袍加身約誓已成雖知其事之不濟旋有討平之功而身負惡名則有之矣以今觀之當時禍本莫竑若也況賊奇貨亦莫如竑也彌遠陰謀殺之可謂衛社之忠而時人冤其死後世甚其殺者何歟觀夫真德秀之言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其言痛切如此誠以竑之跡雖或云云而其心本無可罪故原其情而雪其冤仍請追封立

後今議一王子耳心跡與此懸殊只出賊招未嘗有擁立之跡蒙無知識亦安有謀逆之心如使德秀輩立手本朝其不肯請殺明矣殿下深憐童子之無知仰體
先王之遺教恩所以保護而全安之百僚盈庭三司交章自去年迄今春而惻念難遏俞音終閟豈不以逆賊之子猶有待年之事況於幼穉之身豈合遽施刑章安置江都待其年滿觀其志行之如何而徐為之處亦未晚也聖意所在的然可知而推鞫諸臣經年入侍無一言將順其義三司多官善為雷同無一人愛君以德其視君德之得失不啻若越瘠之秦視殿下之勢可謂孤立而無助矣尤可痛者殿下待之以不死鄭沆待之以死朝廷論之以法鄭沆迫之令死使殿下不能如大舜之處象未免為漢唐以下人君處置未盡合理之歸嘻殺人者死國法甚嚴殺凡人無辜且罔赦況殺吾君同氣之親乎臣愚以為不斬鄭沆恐殿下無面目立　先
王廟庭也嗚呼既往之咎雖不可諫將來之義猶或可追昔宋太宗之於廷美既致之死而旋有封爵恤孤之恩真宗之於元佐只誅首謀而起封於久廢之中此盛德事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況殿下之於璣既無可藏之怒焉有可宿之怨其死之冤路人猶悲

況聖上哀痛之懷當復何如臣愚以為宜命有司追復永昌之號葬以大君之禮又下哀痛之教使四方臣庶昭然知殿下友愛之本心則上可以慰先王在天之靈下可以解萬民視聽之惑傳之後世亦將有辭矣抑臣私憂過慮又有甚於此者宋相韓琦之言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大妃雖或不慈於殿下殿下安得不盡孝於大妃乎況㼁已死復何疑間之有我自今斥絶讒邪之言杜塞交搆之路如有奸細之徒敢以不好語及於大妃即付有司論以重律殿下亦宜恭為子職不廢問安毋怠視膳務得大妃之歡心重見母子之如初則豈不足以掩前失而明新化乎雖然為此有道遠佞人而已嗚呼母子兄弟之間人豈易言之哉當設有當誅之罪如管蔡可廢惡如呂武為言官者所當先議同僚之次通他司上告大臣下詢諸宰待其論議歸一然後發於啓劄乃所以重其事也頃者鄭造尹訒丁好寬等首發廢母殺弟之論而不議同僚不通他司不告大臣不詢諸宰竊發於完席之上遽暴於避嫌之中曾不若効一庶官之猶或持難此其心不難知矣蓋自近年以來倖門一闢勳名太濫貪功樂禍之徒接跡而起至以吾君之

至親為自已富貴之餌比如逐獸者擿人獲走莫得先
殺之功噫為人臣子是可忍耶臣恐以為殿下欲全毋
子之恩亟取三人者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然後讒說
者不得作而三綱五常昭揭宇宙去去䟽入光海震怒
傳曰予治逆務寬逆黨鮮被重罪故惟鬼輩因此爭投
䟽章侮弄無忌人心至此何以為國哉院居喉舌之地
而光妖之䟽公然捧入今後雜䟽一切勿入光海方食
見䟽讀至何面目立 先王廟庭念甚遽閣食床以王
釘撞侍女捧䟽者頭○先生呈䟽後有詩曰刳肝裁短
奏排閶吁彤雲照雪非哀死光明欲貧君寸心猶日皎
羣疑任他紛囂謗如毫 微
身死亦於是月二十日也

兩司齊發議罪先生待命

東大門外

二十一日兩司一會執上䟽大槩議罪正言李彥英以未見全䟽不可輕先議罪先自引
避大司憲朴楗大司諫金緻掌令裴大維李挺元持平
柳活獻納朴弘道繼避曰鄭蘊上䟽大槩有曰請斬鄭
沆以正擅殺之罪追復永昌之號葬以其禮臣等相顧
驚駭不覺膽裂㼁雖幼穉為逆之首三司百僚援法請
討聖上特以私情不忍加法出置江華假息經年完保
首領而自斃蘊乃敢目以鄭沆擅殺又欲復永昌之號

葬以其禮其罪固不可一刻不論原疏雖未下直擧大
槩欲爲論列正言李彦英以爲不可至於引避莫重之
論旣發而中止臣等何敢仍冒言地玉堂處置略曰鄭
蘊疏滿紙不道之言爲殿下臣子者孰不思以討議者
討蘊乎近來如有大論避事成風或引疾病或托呈告
或緩論掠美市恩寧忘君父不忍負黨此所謂能臣也
然而罪某之論人心同然兩司多官之見雖遲速不一
豈有同異於其間待見全文議論輕重乃所以重事體
直攄大槩急欲請罪亦所以愜公論俱無可避之嫌請
並命出仕二十三日正言李彦英再避略曰臣於鄭蘊
事必欲見全疏者蓋欲詳其曲折以論罪之輕重今見
玉堂處置云云三者或之中亦必有指斥臣身者臣雖無
狀豈有忘君之心臣於鄭蘊僅得識面指以不忍負黨
者非所以知臣者也旣被儒臣之斥勢難仍冒正言姜
大進啓略曰臣亦旣有呈告被斥與彦英無異不敢偃
然是日合司啓請遠道安置答曰不須安置雖不安置
可矣仍下備忘記曰三司主一時公論凡論事不可以
愛惡輕重予見上年故領相李德馨陳劄別無大段失
語而三司直請按法不有餘力今鄭蘊無君不道之說
極其狼藉僅僅以安置科罪蔑君上護私黨甚矣三司

如此何以為國予言非出於欲重罪蘊也盖陞三司論事無章政院知悉於是兩司以論事無章引避副提學李惺副應教韓繽男等啓略曰臣等待罪玉堂討逆經年不能使逆魁伏法受誅徑斃圜中心常憤惋及見鄭蘊疏兇辭悖語令人膽裂往者李德馨為首相舉義討賊乃其職也敢為護逆張皇上劄使國論不定人心疑惑臣惺待罪玉堂敢先按法之請其時物議以為玉堂非議律之地云故今於罪蘊但請快從公論伏承備忘之教惶恐待罪答曰職思其憂公耳忘私

合司請按律

二十五日兩司既就職正言李彥英啓略曰蘊之罪雖萬死無惜既與多官論議歸一請以安置則不可更改初見有所低仰也姜太進啓略曰李彥英引避之辭臣亦多官之一何敢晏然於是兩司並引嫌持平孫倜處置從輕入重言事常體托以難改初見顯有嘗護之跡勢難在職論議歸一之說本出於援證已私何嫌可避請李彥英遞差餘並出仕二十六日合司請依律定罪答曰不必依律再啓答曰加等之論似由予言良可哂也三啓答曰當議處先是同副承旨柳瀟待罪啓曰前日鄭蘊呈疏臣見其多誤字又云逆賊之子猶有待年之法同係以為當令自改誤字且本無待

年法似當改臣言人臣告君之辭不可不十分詳慎假手二字何所指歟亦未可改之耶某即改法以事改假手以見欺竊念臣初見其疏不勝驚駭恐以此播人耳目又院中古例凡疏劄有未安語則還出給使之改来故至於發言以致刪去改呈追思未安惶恐敢陳備忘記曰鄭蘊疏中假手鄭沆之語非尋常誤字之比使之改入事甚可駭柳濔推考右副承旨鄭岦以同參待罪都承旨李德泂亦待罪合司啓鄭蘊疏柳濔使之改入鄭岦酬荅參者李德泂以一院之長不為止之請濔罷職岦遆差德泂推考又啓鄭蘊無君不道之執人所共知李彦英姜大進首發避事之計顯有營救之跡請削奪官爵並依啓

三月三日就獄

先是備忘記曰初見鄭蘊疏有鄭沆殺吾君同氣之語不覺髮竪即欲拿沆與之憑對而予有心疾恐妄作而墮其計姑待外廷之議追聞元疏有假手之説始知其意不在鄭沆乃指寡昧見陷至此將無以解後世之疑欲嚴鞫鄭蘊覈處明快此意議啓鞫廳覆啓事極重大請廣議他大臣傳曰諸大臣及鞫廳堂上並命招又傳曰鄭蘊不可不拿鞫於是先生詣獄原任完平府院君李元翼劄略曰鄭蘊措語顛妄陷於大罪初豈有無君黨逆

之心聖人斷罪原情議律伏乞恢廓德意特從寬典包容聖明於此有所遲留議及諸臣固知天地之量終必包容答曰蘊疏字字陰兇非無君黨逆而何不可不嚴鞫處右議政鄭昌衍劄略曰蘊身已死無他日可要之福討逆方嚴有目前必至之禍蘊雖至愚其不爲身上之利明矣無身上之利而犯不測之罪者豈不以聖上包容之度服乎人心哉今若不原其情繩以護逆鞫以刑杖則蟻命溘盡固不足惜其爲明時之不幸可勝言哉伏願小霽雷霆之威益恢天地之量務從輕典則收衆心壽國脉之道也答曰具悉卿意當議處兩司引避曰今見右相疏臣等不能原情定律之失著矣正言金盱處置請出仕右相再劄請免原任青城府院君沈喜壽因早上封事語及刑獄有曰鄭蘊陳一疏言不知裁極有狂妄之說罪固萬死究覈事理豈有一毫他情恐或瘐死獄中以傷天地生成之澤祖宗朝二百餘年未嘗以言事殞身者伏願矜察焉光海雖甚怒猶惡殺諫者名以以故令諸大臣雜議必欲假群議殺之賴大臣多言其不可適又連以國忌及延勅禮久未設鞫先生得免酷禍之立至時廷議益激不有餘力而論之以大逆又館學儒生上疏請罪前正言吳長以申救之意通文一道

儒生李惟說等齋疏至江上議者以為有鄭
昌激宣帝之怒先生伯子昌詩哀乞止之 六月壬午

對鞫廳 光海親鞫下原情頭辭領議政奇自獻啓曰鄭蘊事以狂妄非之則可也鞫問則不當矣前日

大臣李元翼沈喜壽鄭昌衍等俱以此意陳達矣光海
曰然則欲不鞫乎對曰不必鞫光海曰取招亦不為之
乎對曰亦不必為之光海曰無君不道之罪不可不鞫
對曰徐俟他大臣出仕當問而處之光海曰速為供招
出位啓曰此非係干逆獄者比右相出仕當下問處之
光海曰別無更議之事捧招可也遂命捧招先生供曰
稟性昏愚作事顛妄而君臣大義粗得聞知令此陳疏
實出愛君憂國之至誠而反陷忘君護逆之罪萬死之
外更無所達雖是至愚豈不知自為身謀而護蕤於既
死之後自速其不測之誅乎愚妄之見以為三司百僚
援法之請積有時月而自上猶不忍斷處牢拒不允遠
近傳聞咸歎聖上不忍之至意而鄭沆到任之初圍籬
中即撤炯火自外供饋且實為初三日得病則即當馳
啓而最晚始為啓聞旋有身死之狀凡此數款皆足致
人之疑自上亦下推考之命聖意所在的然可知而終
無請罪之人以此而聞於四方傳之後世則恐或為聖

世之累故敢以請斬之言發於疏中欲聖上踵漢文治
不發封諸縣令之意也至於齊王之說因真德秀神宪
之義斷章取義而引喩失宜非以濟王比於璣而有此
說也 鄭造尹訒等啓辭中有不可以國母待之之說自
是廢 妃之說爲閭巷間常談故疏中及之矣大槩多
小謬妄之說非爲璣也乃所以爲殿下地而欲使天下
後世皆知聖上之於璣生焉而待以不死死焉而盡其
情禮者此實區區忠愛之所發而草疏之際文理不明
辭不達意失言妄發不一而足至於假手二字天奪其
魄憒不之察泛引皇天假手之語而不覺其語有所逼
及聞承旨之言雖驚慄即改而當初妄發之罪在所難
逃愚無知識胡亂陳疏初非聽人指嗾而上以獲罪於
君父下以貽戚於老母不忠不孝萃于一身自知死有
餘罪而若曰忿君護逆則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
傍耿耿寸心斷斷無他祐畢還下獄有詩曰赫赫凝旒
俯王墀首囊三木號陳辭天心喜怒非人料要在中心
不自
歟

七月辛亥再供光海特命大靜安置先生供曰數鄭沆之罪若

目之曰手刃璣也鴆毒璣也則此難明之事渠欲自明
固也招辭特擧沆狀啓中辭緣爲證此皆出於朝報國

人之所共耳目別無埶卞之事也流到任未久遽撤圍
中烟火自外供饋之際其不致謹人所共疑且都城距
江華一日程若有急報卯發酉至本月初三日得病之
由卽爲馳啓則自上必遣醫者療不容晷刻之緩而流
乃匿不時聞至於九日始爲狀啓同日身死之啓十日
遂至其間曲折固難測知父在獄中詳知獄中事幺麽
一罪囚得病則藥餌以治之糜粥以養之至於受刑之罪
人之斃也猶且軫念其救療之不盡都事醫官推考之
命連下不絶況在纫穉之弟聞其病重則其所救療之
方宜無所不用其極流知其如是而擁遏不之聞雖恣
其死之緩使聖上好生之欽恤之仁獨不行於天顯之間
流之罪至此尤大挻刃之殺其間幾何彼不發封諸縣
令豈盡手刃長而騈首就戮乎與流曾有一場杯酒之
歡更無一毫嫌怨之私遽以請斬之說發於蹴中者實
欲爲聖上地而使友愛之本心暴著於天下後世也天
日在上斷無他腸既拾卽命絶島圍籬安置蘗府以豚
島入啓傳曰大靜改定初光海之立賴奇自獻得不廢
及是先生之能免酷禍者皆自獻之救解之力也○自先
生繫獄三司館學交章加之以無將法不兵逆等語朝
暮禍將叵測先生儼然自持時黃致敬林瀁連誣告同

在獄見先生舉止莫不敬服及出而見先生之子咨嗟出涕曰君大人死生在前而略無毫髮撓眠食如常此古人所不及也方庭訊先海盛怒以待左右震慄失措先生辭氣從容無異經席鄭沆亦被拿入庭震慄不能對及出逆人曰沆服公義招辭無所及云

甲寅出獄

始先生被拿有一老嫗當路舉手祝曰天乎天乎願使賢人無死先生在獄久獄卒相戒敬畏之獄供適有牛肉憲府禁卒遇之曰此爺獄供何忍犯為鏡城父老聞先生患厄相與歎曰此前日吾宰也義不可負送人致問及先生出獄都人聚觀成羣莫不咨嗟幸先生生而又悲其遠謫也修撰尹知敬方直玉堂見先生封事脫公服直到先生寓舍握手泣訣仍托麴糵不樂為仕寒岡見疏曰凜哉凜哉直此一紙一語亦足為李存吾矣蒼石李公埈曰直氣屹屹如禹門一柱鄭沆無子嘗子其弟之子其弟見先生疏即奪去曰他日被禍也沆乃病恨死丁好寬亦曰吾未免千古罪人不食病醉死後有過客題詩鄭仁弘所居闍寺洞口曰萬古綱常輝遠筆百年宗社爾瞻拳當時兒童走卒無不誦公姓名至於婦孺譯其疏家傳誦之

乙卯渡江丙寅次海南候風

季弟及伯子從

聞夫人病重送伯子歸家鄉里親舊若干人及夫人弟
尹應錫兄子昌後來送留數日先生有贈別詩云蒼黃
去國丹忱苦惆悵懷親白髮新○湖南儒生宋興周等
上疏略曰古之為人臣忠愛其君者必使吾君納諸無
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今司直臣鄭蘊是也其為
氣也國家之元氣其為言也人君之藥石以引君當道
之言被不測譴逆之名縲絏五月繼而安置絕島趙鼎
之卒於言陽趙汝愚之死於永州將復見於今日也又
曰蘊非不知言出禍隨而不忍負千一之會每以非堯
舜不陳之義為臣子敬王之道故蘊之疏有曰務得
大妃歡心者以大舜夔夔齊慄之孝望殿下也有曰命
有司追復永昌之號者以大舜不藏不宿之愛望殿下
也疏凡千餘
言光海不報

八月乙亥次於蘭浦

前三日發自海倉李
弟及尹應錫兄子昌
後共登舟數杯相屬分手而行有贈別諸詩其贈侄子
詩有云臨別贈何言孝友吾家風無若乃叔事勉循先
君躬晨昏無曠禮菽水貴盡誠雖有兄弟在汝與詩當
行舟行百餘里幾至金島遇逆風還泊海倉至是日復
發棹又遇逆風泊於蘭浦有詩云迢
迢去國南維盡木道前頭又幾千

癸未進泊星後津

甲申到濟州阻霖雨留累日甲午由崖月明月浦就大靜縣圜籬

在縣東門内有圜籬記又作白雲歌以寓思親之意○先生於謫中自稱鼓鼓子盖愚迷之稱也人或稱爲鄭東門以圜籬在東門内且以壘壘之狀無異東門人也邑倅爲先生作書室二間傍西籬前對橘林先生日處其中經史子集累百卷閣之架上十年之間循環觀覽大易則日誦一封精究啓蒙夜深而寐至曉初拂衣端坐誦讀不輟其曉起吟曰鷄未鳴時已罷眠鷄鳴起坐意悠然是非得失千年事否泰盈虛萬古天夜氣清明須戒晝心源澄澈也如淵若除千里思親淚無處還同太古先又好杜詩披覽頻熟憂國思親感時詠物作數百篇○寄伯子昌詩書有曰父賦命奇薄有一老母不能朝夕奉養昔爲北塞今又南荒雖因自取能不爲懷前在蘭浦贈後侄詩中汝與詩當行之勾汝當體而勿忘晨昏定省朝夕進食隨所得備進適口之味務盡誠意毋或失時使老親加進一匙飯則吾雖遠謫可以忘憂如有不安節湯劑之事勿視尋常必以至誠以吾之所不能而乃責於汝汝無曰夫子未出於正而不盡心也又曰汝今爲罪人子勿妄出入杜門枯居教誨二弟

不至荒墜不失其所以爲人之則九月己亥焚疏闕門外宋興周疏後館學三司又紛起請焚先生疏又削勳焚畫像當是時衆議皆主仁弘乘機媒進者例以斥先生務悅時議小有右之者輒陷機穽李彥英姜大進皆得罪應教李濵曾許爾瞻劾之以與知先生疏亦被譴吳長以前日通文有扶綱常之語又製李惟說疏前郡守朴明榑進士姜洪等又通文責李惟說等不呈疏徑歸爾瞻使閔靜者上疏告之三司俱發吳長竄明榑廢錮李元翼鄭昌衍奇自獻沈喜壽諸大臣皆杜門待罪先生聞諸人被收司律歎曰以我之故諸公之被時論如此寃哉寃哉十二月九日丁亥哭嶧陽府君諱辰設位奠以單酌有祭文自是至于壬戌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十七歲正月伯子昌詩來覲至棘門垂淚以入先生正坐頷頭從容問親庭安否辭色不異傷瘴氣有脚疾籬中種松竹梅菊名之曰四友有時曳笻逍遙吟哦於其間爲詩曰養梅見冷蘂養松聞風聲養竹蔭清陰養菊餐落英問之何能養莫若剪榛荊

養心何異此先除私欲萌 五月嶧陽府君行狀成
除欲豈徒爾妙法在惺惺

四十四年丙辰 先生四十八歲 三月送伯子渡海歸 初八海告行于大夫人大夫人曰好去見汝父報老母無恙及出而反面則曰汝父好在幸矣未嘗有婦人悲苦語大夫人時年七十九○作鄭大盖大有兄弟傳 ○九月聞兄子昌後訃 每朔望服其服哭之寄文以祭

四十五年丁巳 先生四十九歲 四月伯子昌詩來覲河弘道亦偕 弘道本安陰縣吏壬辰以軍功去官素有士君子志操自先生被謫弘道居常嗟咄不已至是越海來謁洋中遇風舟幾危舟中人皆驚懼失操弘道怡然正坐徐曰死生命也吾爲謁弼善爺而來雖死於此亦何恨爲先生見弘道問曰吾爲罪人落海中且與若曾無厚分曷爲而涉險遠來弘道笑曰生前一謁誠幸誠幸留數月未嘗頃刻離先生側蒸炎甚苦先生令出休於外弘道不肯先生謂人之來此地不易此地多奇觀盡一遊覽弘道笑曰小人此來非爲遊覽須臾侍坐是幸是幸 六月感疾愈送伯子歸鄉

贈古詩一篇又有送河弘道序八月聞忠憂郭公訃為詩悼之有云天不慭遺空我國楚鄉千里哭羇氏十月聞吳翼承訃吳公死兎山謫中先生為之痛惜即為位三日哭欲服緦以時月已久不可統也乃不果有悼翼承聞翼承返櫬夢見翼承諸詩十二月晦庚申濟州通判李有吉大靜縣監成夏宗來會守歲二人皆先生素所不知者有吉有義氣夏宗亦廉謹待先生甚厚後年有吉死於深河之役先生為詩悼之△嶺南右節度南以興嘗與先生纔一見至是致食物于大夫人受其書越海致侢先生感歎曰末世所未有也後至丁卯之亂以興死綏西邊先生為詩悼之每稱其為傑丈夫也是年廢母論起先生及諸賢迸竄之後羣兇以廢大妃事糾結謀議許筠金闓等招納朴夢俊詩遞相上疏至戊午正月百官廷請光海允之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五十歲作元朝自警箴其序曰余今年忽五十矣追思四十九年之前處心行已之道多有可愧於心者夫子所謂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者非余之謂乎於是惕然反

諸心思所以不負天之明命者而為之箴以自警○有漫書篇曰太極淵奥吾東西親切銘程門箴四勿真氏貧心經蘭溪論心語晦翁主敬篇況此九像貧分明對聖賢靈均皎潔辭孔明忠貞表行年自知非莊誦每清曉除却疾病外咿唔常不休只要無過大安敢企前修又有偶成曰聖域非高一徑通惺惺持敬是要功千邪萬欲皆堪敵天理流行自不窮

作求中說 蓋以伊川既求非中延平靜坐求中之說合而論之下其異同而一其歸也

書晦菴與黃直卿書後

○撰石谷成上舍彭年傳 其略曰不求聞達專以養親觀書劬探經史百子剖析精微咀嚼膏腴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於醫藥卜筮山經地誌無不涉獵而窮討焉稟性嚴毅制行峻潔身長骨秀神彩灑落比如鸞停而鵠峙也王采而山聳也又如清水出芙蓉而秋鷹架高樓也又得親炙於葛川林先生之門澡身浴德文之以孝弟之行養之以冲澹之趣者豈無所自而然哉公生於嘉靖庚子卒於萬曆甲午有子三人皆業儒能世其家云跋曰昔柳子厚作先友記錄其姓名與其實蹟以明其父取友之端余之立傳亦此意也先君子於鄉人相與為友者

固多而終始莫逆則在公矣謹述其言行梗槩並錄於先君子行狀之後又曰余於石谷出入受業故竊窺其門墻而得其詳然亦未必詳也後之覽者各以所知增益之庶乎其無欠闕矣

四十七年己未 先生五十一歲 德辨錄成 其序略曰嘗以古人處困之道衰集經史採摭前言上自西伯下至真西山凡五十九人雖人品有高下言行有是非而要之動心忍性操危慮深之迹則皆可以為後世師戒者也編成一帙名之曰德辨錄取易所謂困德之辨也者辭也困者人之所難處也剛者過於矯激而有違寡怨之戒儒者淪於汚諂而未聞免入谷之恥不激不諂不失所亨者其惟君子乎

遼左敗報感憤作詩 前年秋虜酋連兵㺚子犯上國界 皇帝徵兵是年三月 皇朝提督劉綎等戰牛毛嶺敗沒本國元帥姜弘立金景瑞等降虜矣先生有詩曰全遼失守染羶腥天下明知破竹形蹈海無聞一士死剃頭忽見千羣迎 皇靈應急興師問藩國惟彈拱極識誰識島中幽蟄客讋心終不左衽生

作神應經序 先生身多疾病海外難可求醫乃抄錄南陽神應經附諸方要法于其下而序

之署曰昔陸宣公謫居忠州杜塞其門端坐抄方書朱子論之曰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余意以爲專治方書而不事經傳則固不是矣若於經傳之暇而餘事方書以治身病夫何傷哉△時宋象仁李漢亦以言事被竄而宋象仁學碁李凝彈琴聞先生讀書以書問之先生有謝詩云懶習如今白首童誰傳浪說誤高聰洛閩關蔞雖騰口情性心神未着功氣弱午間眠易集眼昏燈下卷難窮故人欲問專治事灸法鍼書抄未慵

十月患腫○十二月伯子昌詩來覲

四十八年庚申 先生五十二歲 四月聞寒岡先生訃 先生爲位哭之慟曰斯文喪矣爲詩悼之 六月患癘 方症巍曰吾命雖危或得生還重見老母今病如此亦付天命而已少間有詩云垂盡不禁思母淚將危惟道獻君猷人間萬事皆天定到此如何有怨尤 九月送伯子歸

熹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 先生五十三歲 二月聞 神宗皇帝陟

方之音題詩天啓新曆前年七月神宗崩光宗嗣閏月崩皇帝即位改元天啓先生有詩曰免魚東土是誰仁喪考均悲率普民天啓新元神繼聖皇基鞏固億千春以白鷗誌後序寄李任重李公名大期號雪壑前年見忤時議謫白翎島作誌求先生序之先生又有書畧曰兩地休咎不須相問惟當以義處命隨遇即安時於靜中披閱古人書樂而忘憂此實素患之第一條也一朱夫子引陳了翁之說曰今日真試過矣吾輩今日政是自試之時也五月有疾傷痺熱彌留累月十二月側室子昌謹生後陪先生扈從南漢補副司果

二年壬戌先生五十四歲四月仲子昌訓來覲○六月病暑自入海每夏為患棘舍欝蒸臥短簷下揮汗終日籬西咫尺有橘林子昌訓請暫移席避暑終不許○先生在園中寸步不越籬限或譏之曰金冲菴謫居每月一登漢拏公何太滯乎先生笑謝曰人之所見各不同且罪有輕重吾之不學冲菴乃魯男學柳惠之道●林真慈樂翁以書來問先生答之凡千餘言

三年仁祖大王元年癸亥先生五十五歲二月季子昌謨來覲○三
月先海廢 仁祖大王即位以司諫院獻納知製 教
召俄陞司諫拔擢啓朝直道被斥者先生其首也四月朔出園籬前時延興府院
君金悌男之死夫人盧氏流濟州前月二十五日宣傳
官奉 命來迎告先生以反正事請開棘門先生辭以
不得 命及見有 旨乃出○先生在謫仰食官料間
有減其數者不以為意使僮僕治荒疇又傭賃以繼不
給素嚴辭受嘗有一州判不識其面先以物遺先生以
為受之無名郤之非恭別蔵之待其來見面謝然後乃
用及出海州牧欲有所贈而終不敢發口云○靜民初
無長幼之序上下之分先生區而別之老者先之少者
後之待其所謂鄕有司者與下吏別其座又擇年少敎
以文字陳以人倫自是長幼上下稍有條理且前後字
牧皆武人日驅而從之於畋獵之間民不知耕稼以為
生先生言于邑宰時其畋獵歸之田畝民皆仰先生之
賜及此歸啼泣而
隨之如離親戚渡海到羅州倉迄院上狀報先就病

母遂取路鄉邑至家先謁祠堂入拜大夫人先生彊年遠謫白首歸來大夫人年爲八十六隣里觀者不堪其悲而大夫人視之如常執手言曰今日得見吾兒先生亦從容奉省不作幾微遠別悲戀之色以傷大夫人懷人皆曰真母子也五月兼春秋館編修官○辛卯發行

癸巳次知禮縣奉下旨諭曰觀爾狀啓以安陰縣病母相見稽謝懇命爲惶恐矣爾其勿爲惶恐相見後斯速上來癸卯肅恩即陳避嫌以稽謝也甲辰上

辭疏首陳身病不堪供職之狀繼言親老不忍遠離之情且曰臣於仁弘雖無執卷受業而師生之分則定已久矣自癸丑以後論議顛錯如出別人之手臣亦恠之而此皆八十耄荒之後也近則淇潔淆濬之徒慫患嫁禍遠則爾瞻纘男之輩愚昧媒孽昏耄見欺之狀豈不可哀乎記曰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仁弘之罪雖在同赦而至於施之極刑連坐籍沒與爾瞻纘男輩一體施行非但有違古經毋乃或傷於聖上新服務從寬典之盛德乎師生以義合不可則絕而人之指目者必以臣爲仁弘之門生雖欲強顏立朝其於物議何

此臣之所不敢也 答曰爾奉母還京養親之暇兼察職事則於孝亦為至矣 初 大妃廢時仁弘雖為事首知大臣不從為兩端說曰君臣母子之名義出天而不可易今之為殿下爭之者借此名義也臣獨未曉今府分曹八院一有若兩朝兩君上者然使忠實之士屯兵守之彼孀居一婦不過包荒中一箇人而已議未上其客聚者謀以禍福動其族類私易其語議遂決當時有竊言者而仁弘當誅且欲自言云以故公上疏言之

入侍經筵 講論語禮與其奢也章講畢啓曰凡祭以敬為主所謂敬者非獨祭時為然實聖學成始成終之功自帝王之學至於儒士敬之工夫皆不可無也不敬則此心無主施諸政令之間無以自立比如無根之木枝葉不能暢茂須當敬以直內如屋有柱然後發於政令者皆有所從來願 上體念 又進曰臣自南來到處人民呼訴言田稅三手糧作米等役 新政之初謂必盡免今有催納之令民間悶甚願得待秋云 上曰若非軍興所當節減而西邉餉道難繼不得已如前捧之耳

廢東宮按律之議起陳啓爭之呈告歸 廢東宮嘗徙置喬桐至是以掘土踰出告 大妃下諺教于賓廳令速議

處先生與獻納李㮚正言愼天翊進言按律之體必覈
究竟之如何君臣上下相濟可否以盡大中至正之地
可矣諺教之下實聽已非前例仍為收議以斷大獄則
恐有後日無窮之獘臣等不敢獻議及三司以按律為
請先生啓曰以獨夫之身居難保之地自處雖盡其道
猶有不得進者況尊自已作變出無前為宗社計者固
當請討之不暇而臣之愚意輔導君德終始令聞亦是
臣子職分廢朝骨肉之變誠如聖教人心之叛天命
之絶職競由此今日之事與此雖異其於聖德之損益
豈無所關乎 殿下當初處之之道既已曲盡無憾則
可不思所以善終之方而為萬世帝王之懿範乎大司
憲吳允謙引避曰臣前日之啓幾誤 殿下臣若執迷
臣鄭蘊之罪人也先生既大拂羣議乃呈辭即日南歸 六月除成均館直講還尚
衣院正皆不赴○除南原都護府使為便養也七月赴任九月奉大夫人
就養 閏十月下 教書特加通政仍除吏曹參議大司成鄭曄建
白鄭蘊當永昌議罪之時抗疏直諫被竄絶島生還於
十載之後允合褒奬聳動一代 命陞資下書褒之凡

數百言末云大名難副高行貴完三品之官予敢言寵擢之厚獨立之節爾宜思報效之優尋有銓曹之命上疏辭謝不允 十一月奉大夫人歸家○十二月祭吳翼子墓有祭文○作盧玉溪文集敍

四年甲子先生五十六歲正月赴 朝上辭疏不 允○平安兵使李适擧兵叛先生扈 駕公州○二月适伏誅隨 駕還都○三月陞嘉善授行護軍拜刑曹參判推 恩三世○乞暇歸覲○七月遞付副司直○九月倉北新居成(先是自嶧洞遷寓新坪村將二十年至是始築室) 十月除司諫院大司諫十一月赴 召請全恩仁城君仍避嫌(時有上變者引仁城君珙亦知其事於是廷議方張三司請法先生與副提學洪瑞鳳大司憲李睟光同入 上前先生力主全恩瑞鳳曰鄭

縕新從草野來未知逆珙睨跡故如是耳先生曰設或
逆謀已著闔門之內以恩揜義可也 上頷之曰大司
諫言是也如是者三翌日又陳啓避嫌曰試以前後較
之身與叔孰重孰輕永昌之蒙無知識而出於賊口仁
城之跡無形以而出於賊招孰究孰不究曩時之請殺
永昌今日之請罪仁城果孰是孰非若不問義理之當
否形迹之虛實一以賊招而已乎則逆獄之興殆無虛
歲仁城雖除豈無仁城 先王之子噫盡之矣又曰倫
紀明則宗社安君德得則宗社安不然而敗倫失德則
宗社危亡可立而待臣實未知三司所謂爲宗社大計
者何謂也殷鑑不遠 只在廢朝若使 廢朝雖有昏亂之
政而不殺同氣不廢母妃則雖以 殿下之至仁盛
德不能一朝居此位也以此觀之三司之請適足以爲
奸人藉口之資非宗社長遠之計也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前可不懼哉今日合司直陳所見人微言賤不能
取信臣何敢強顏仍冒 答曰忠讜之言予甚嘉歎御
其勿辭○時羣議必欲同汲忌先生立異權濤爲臺僚
乃曰吾當止之即來隔帳諷以不須立異先生笑曰所
見有同異各從其志而已濤知其意難回故久不去打
閑說話以待日暮欲令先生不及啓先生正色曰子欲

與我同事則可不然則既隔㝷引避遞先生未及南歸李延平貴送其
悵不常久留濤赧然而退
與先生有舊者来訪曰若一變所執本職
可復先生笑曰天下安有乞降臺諫者乎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七歲三月除大司諫四月赴召中道呈
病五月㝷承 召旨上疏辭遞陳身病親病又言難進之狀六月又
以大司諫 召七月詣 闕陳辭三告加由 特除承政院
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直提學尚瑞
院正先生以非院例辭不允政院古事承旨由同副以次轉陞今以特恩
擢置故據例請改 八月八對論事因陳情乞退戶曹判書沈說建白稅法九等
自上上至下下近者歲比不登三南若干處外率用下
下之賦殊非法典本意今年圻內及外方頗有秋而國
儲已竭限今年宜收下中之賦先生曰外間聞有加賦
之言是果有司議也廢朝十年民墜水火更化數歲猶

未蘇若以今年稍稔遽加其賦則民怨必多豈可以折內小稔遽爲加賦乎說曰然則安用九等之法 上曰法典九等以可遵行而連歲不登但收官穀之散在民間者而已暫見小稔便欲加賦則民謂斯何先生曰誠如 聖教 上仍問南方有何弊對曰難以盡達第者蕩𦈢之物 一二一還督有三結布四結布布疋穀六十餘斗守令鞭驅甚急民不堪苦矣又進曰臣母今年八十八朝夕可慮勢難遠離肅謝後即擬歸養意外有三辭加由之 命尤極惶恐勉强以出而承宣之任又是規外不可冒居乞歸田里與老母相依爲命 上曰率來老母以便公私對曰九十老人豈可千里率來前 聖教至今感激欲乞傍近一殘縣便養而猶未陳情承者盖以老母難出戶庭也事君日長事親日短知此而安心從仕則 殿下亦安用如此之臣乎先生旣出院僚言戶判此擧已與大臣議定令公遽辭乖成之事必有彼請先生曰年豐果如彼言爲人臣者常以不足告君可也豈敢以加賦之說導君乎

呈告歸覲 上辭疏不允 有旨趣行

十月朔率子弟族人祭六代祖妣貞夫人朴氏墓於宜寧芝

山○望日西行二十二日詣闕陳辭有曰臣忽聞上縣
邑調兵甚急處有西鄙之警即就道上
来計 命下之日已成一月稽慢之罪在所難免又曰
臣之情事到處憂惱南歸則不堪戀闕之思北来則
難禁望雲之淚雖情無輕重而奈日有長短何哉伏乞
歸養田廬 答曰卿母遠在南邊情理迫切勢所然也
體予前意率母来京 則
於君於親不亦善乎
入侍經筵講罷知事吳允謙
陳數件事 上無
酬應先生進曰經幄建明不賜酬荅殊非上下交孚
之意唐虞吁咈恐不如此又曰近因睦性善疏生一閙
端性善疏語固有錯誤而諫院直請焚疏甚非聖世
事自 上既已求言言雖不中豈可請焚又曰朝廷處
儒生習射放砲儒生無意讀書若不停止恐失人心 十
上曰此法在何間舉行乎令政院搜 啓命停之
一月望以執圭官參望 闕禮又參冬至望 闕禮○
上疏陳情兼言事先生以仁城事昨時議侵辱不絕又
宰相建白以為才能多屈廣開庶孽
之路且以邊兵不足納粟多游丁議悉發防邊故疏中
及之有曰自前冬狂舌之莫捫至今唇舌紛拏稠廣之

塞詬辱備至章劄之中姓名累出貿此罪名猶復覥顏
清班守惟願致其職事歸養田廬菽水盡歡以終餘年
而已又曰我國家二百年維持鞏固徒以名分在也
嫡孽之間尊卑之分天經地紀不可紊也李珥之必待
納粟立功而後許通者猶有愛禮存羊之意今欲洞開
而無防閑賤倡之産淫女之出不辨嬴呂者皆許其通
則仕路穢濁名分掃地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顧 殿下留神又曰兩南兵使皆有納粟人
赴防之請此實爲君父斂怨之道自壬癸兵興大開募
粟之路接濟天兵支供將士不忘其功追給告身厥後
或因賑濟之事 詔使之行宮闕之役納銀納布其類
亦多雖有可已不已之舉而民之納財則均有其功今
不惟不功其功又從以加之罰驅而納諸陷阱之中非
徒渠之呼冤抑恐國家失信之咎亦足以致災孔子
去兵去食而不欲去信書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司馬
光曰信者人君之大寶國依於民民依於信願 殿下
惕念 答曰覲卿之孝思予何敢不動心但若解職則予
先賢士允副卿意到此爲難卿須頻往覲親無負予望
且雖有人言於卿無失其有何恤勿較勿辭號未亟陳

當量十二月入直藥房以啓運宮病重也有夜直偶吟云楓宸憂色無時歇烏鳥私情不敢陳

六年丙寅先生五十八歲正月隨大臣伏閤爭啓運宮喪禮

啓運宮之喪在是月十四日自 上定欲行三年之制大臣三司詣閤門陳啓言爲人後者尙不敢不降服私親况 上旣承宗統事體極重不可徑情直行爲私親三年故院亦以此意啓 上不聽十五日領議政李元翼等率二品以上啓至三上以行杖朞爲言且禮曹亦請令綾原君俌爲喪主已蒙 允故復以此論啓三司連啓請去杖立喪主勿以孫子自命殯斂諸事並從死爵勿用王后禮十六日 上答廷請以爲此喪雖有壓尊與士夫出繼降殺之禮有異且綾原出繼已在大院君在時今不可改啓辭又言出繼之後有歸宗之法况爲 宗廟主不宜又主私親喪癸亥夏大院君親祭祝文議 啓時儒臣博考典禮參酌情文依德興古事稱太院君別立支子以主祀事議大臣完尊臣李元翼臣尹昉等獻議判下施行今已三年所謂支子奉祀者即綾

原也請以綾原為喪主者非創設也 上不聽乃曰三
啓至十九日既成服大臣又率百官以請領議政李元
翼以言不用引咎退二十三日 上始傳教曰歷於宗
統難於主喪令傭攝行廷請乃罷兵曹判書李貴上劄
力詆廷論臺臣以貴敢生横議迎合 上意劾之 上
不從副提學崔鳴吉亦上劄以為降替之請非臣本情
降杖之論尤所未曉思欲略陳
愚見而敬畏朝廷將發復已云 傳賜黃柑有送遺老母之敎 上
疏乞遞職歸覲兼言喪禮 命給由馬疏末略曰臣之無狀過蒙恩
眷今若以退去自外不以含蓄之情暴露殿陛之下
則臣罪當誅近日大臣所論臺諫所執無非據經考禮
欲重宗統正名分而納吾君於大中至正之地也 夫喪
不可無主主不可錯立今茲之喪非綾原誰主乎 殿
下之不當主義理明甚人得以知之況以 殿下之
明達而有所疑乎特以蔽於私情不能克將去不能不
動於頃日迺曲之横議必欲排抑正論直行已志此豈
平日所望於 聖明哉有大臣而不用其議是無大臣
也有臺諫而不從其言是無臺諫也臣恐 殿下國事
自此將日非矣 答曰卿其勿辭安心徃来辭朝 傳

賜胡椒臘藥等物行拜受禮即發是月二十八日也二月朔到竹山府又上乞遞疏中言喪禮疏中陳不可帶職久出狀請命鐫改且曰近日國家之事殿下以為何如也元老去位已作山野之人左右兩揆皆懷思退之志臺諫有氣沮百僚體解士夫相逢便有憂愁之色閭巷竊言妄有忖度之地臣愚不知此何等氣像也殿下之心臣竊瞯之皇皇鉅創之中思所以自盡之道不自覺其非禮之禮非所以尊親過制之制非所以盡孝也殿下之心既動於初年迕庭之論又惑於今日詖橫之議而獨不念逆耳之言乃吾藥石順旨之語適所以為疢疾也耶是以方寸之地本有清明之主而旋為私意所蔽用中之聰或不能不屈於公議而反為私意所奪也臣有以明之殿下於初日大臣之請既降三年之制而請又服杖朞此果為三年之制乎其為朞服乎答大臣之啓曰壓於宗統難於主喪而繼之曰令備攝行此果為不主喪乎其真為主喪乎答玉堂之劄曰既已允從而又答禮曹之啓曰依前教攝行此果為允從乎其真為不允從乎答領相之劄頒示悔悟之端至以隨事陳救為教而杖未嘗去也喪未嘗不主也未聞有

一非禮之罷一過制之革則此果為待大臣以誠乎其真不以誠乎乜若此類不一而足是非並行公私角立此豈平日勤學好問講明天理人欲之效耶既往之失雖不可諫將来應行之禮急急講定如救焚拯溺然後人心服國是定大臣安其位臺諫得其職矣臣今當辭退之日益切惓惓之忠茲將肝血仰瀆 宸聰 答曰嘉卿愛君之忠所陳事當體念卿勿控辭須速往来

三月上疏陳親病遞付副司直

○四月赴 啓運宮禮葬除刑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上疏辭不 允

○除大司諫 時以吊使之費有司特收四結布令出民心駭惑先生欲與同僚論啓而有持難者故獨上劄請令有司量用裁減以紓民生一分之苦 答曰當令該曹量處

五月因事避嫌 前欲論四結收布之弊又欲論慶尚監司元鐸殺人之事又欲論金時讓 啓運宮初喪未肅拜出仕之失而僚議不一故也 上辭疏不 允牌招病不進三告加由避嫌遞 以前日牌不進也 特除慶尚道觀察使 除命初

下聞親病即上疏請遞職馳覲 答曰卿母之病既已向差則必有勿藥之喜姑留數日受諭教書而往我仍傳曰慶尚監司鄭蘊所授教書急趣製進明日詣闕受諭教書即日發行徑由沃川路六日而至家前監司元鐸自鳥嶺傳付印信及諸鎮符於幽谷察訪而去矣○巡歷嶺底轉向江左過禮安見金司諫坽金公號溪巖自廢朝時退居癸亥後累除清班終不出上將罪之賴鄭曄救解乃得免至是先生訪夫人娣于烏川先使從者問金公金公肩輿來見閭里婦孺大驚曰金司諫亦出門矣先生一見如舊且曰吾甚慚子金公曰今勢不同也願令公勉其所當為者坐語移日而歸先生歷謝其家同宿○公聞六月獻大夫人壽設宴嶧溪上明日又與鄉黨宗族飲盡歡而罷

七月遞付副司直

前監司元鐸杖殺禮安儒生而非其罪其子訟冤朝廷不許聽理禮安儒生通文列邑斥元鐸之罪朝廷論以侵辱道主將拿鞫令先生覈問先生從實覈啓言鄉曲儒生不識事體惟以其死非其罪為冤不覺自歸於謀陷道主之罪其事機可惡而原其情豈有不犯上之心哉今若拿鞫嚴刑竟致隕命則恐非 聖上包荒之度大明律經國大典此等律不過杖徒而已金

右如此而有所撓改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判義禁李貴以爲營救主豪不有王命峻斥之先生上狀辭免李貴又於上前言先生壽宴過濫詆之甚力先生遂遞十月 特除大司諫赴 召三告加由再疏辭遞遂歸其初疏首陳母老身病且言臣賦性愚迂臨事昏憒須者筵臣之斥實中臣病 殿下優而容之又下特恩之誤臣實未知 聖意所在也 答曰卿無所失雖有不實之言於卿何損卿勿控辭調理察職再疏辭益懇乃許遞

七年丁卯先生五十九歲正月金人大舉來侵乘輿向江都二月庚子先生奔詣 行在國家自中興以來與虜絕和益兵塞上爲戰守計又有反間言姜弘立老母妻子皆誅死弘立遂深怨之以爲朝廷於我已負引虜東犯平安節度使南以興力戰死之平壤又潰報至 上幸江都世子分朝南下全州虜兵遂進至平山時先生在家聞警即日赴難行在道有詩曰向北趣鞭緣 聖主望南揮淚爲慈親至鎮川聞大駕播越道路相傳賊已塞路必難得達從者以爲

今朝近且便先生曰 君有難觀望非人臣義遂疾馳而進當是時三南士大夫在散者皆便道趍今朝直赴 行在者惟先生一人人心倚以爲重先生旣肅拜退寓城外

壬寅上劉言戰守事

首陳和議之非弘立之罪而因論敵與我形勢曰虜之要和有二焉懸軍深入正犯兵忌安州之戰殺戮相當欲善其歸以此餌之一也不知我國之虛實或慮前頭復有如南以興之堅守力戰者欲急我師以此餌之二也均之二者皆是愚我之謀而我不覺悟僥倖萬一不修戰守之備噫此豈皇天 祖宗付托之意一國臣民所嘗期待於 殿下者哉臣竊料我國之軍雖不必盡爲精銳而其數則不下十萬矣目今六路勤王之兵幾盡雲集鄉兵義旅處處蜂起平安數城雖已陷沒黃海一路尚得完全使江原咸鏡之兵繞出賊後黃海之卒橫衝其腹畿甸以下四道之兵把截臨津則彼虜前無所進退無所歸左右受兵勢分力弱隻輪不返之功庶幾可圖而所患者惟 殿下無堅定之志廟堂無擔當之人而已且四大將所帶軍官其數過千而皆一國武士之選也既免西戍之苦又有饟養之恩而一朝臨亂任爲私兵鞭軍砲手凡幾百千敎養有素才藝精熟禦虜之

用莫過於此而稱以宿衛退處一隅嗚呼內固重也外固輕也輕重之權隨時低昂今日之外果可謂輕乎今有人焉盜賊欲入其家窺伺門外不閉其門任其闌入深藏弓矢刀劒於閨內曰待其掃蕩家財及閨而後用之云則 殿下以為智乎不智乎今之事勢與此相類臣竊惟之痛之所謂四大將如金瑬李貴書生也固難出征李曙積失人心將士必不用命惟申景禛名將家也世受國恩豈無敢死之心分鞭砲一半合兩將軍官付之景禛使守一處則軍情方鬱思欲一戰師直義壯何患不敵此只在 殿下一王音之間何憚而莫之為也 答曰嘉卿忠義所陳當量處○是時朝廷不修戰守之備惟恃和事之成援弘立子以官又遣其親屬見弘立於陣上言朝廷待之不薄弘立及朴蘭英與胡差劉海等為議和來到津頭使李廷龜金藎國迎接之自政 上引見弘立等劉海稱以難於拜禮臥而不動右議 吳允謙及崔鳴吉強請而來於是和議遂決將差送假王子及使臣以為質海等持國書而去俄而復來要削去書中天啓二字朝廷竟不書年號依揭帖例成給海等乃還甲辰隨 駕而還

壬子兼同知春秋館事

慎希閔居昌縣吏也事母至孝

母死廬墓三年鄉里稱之至是累足赴亂先生言乎領相招致備局給料調用之三月金人退
劉海弘立等以莅盟事又来月朔右相吳允謙等用黑牛白馬與胡差歃血成誓先生有詩曰黑牛無白馬腥
血滿盤殷相國無瞑病謀臣有喜顏侏儒談禮式犬羊雜衣冠東海作難蹈朝門望眼塞自赴難来随事感慨
有詩凡二十餘篇丁丑除漢城府右尹己卯奉 命先入京城
金相國尚容為留都大將日與共事壬午除兵曹參判丁亥還詣 行在
○庚寅迎 東宮完平李元翼左議政申欽等奉 東宮自全州至四月戊申
扈 駕還京壬子上疏乞歸不得啓曰國事至此卿毋時無疾病仍留察職
五月庚午迎 三殿于南郊○辛未告親病歸 傳賜
臘藥既還鄉仍遞職跋南冥學記類編○跋外曾祖姜琴齋手
筆童蒙須知○八月除都承旨病不赴○介菴姜先生

行狀成名翼先生之舅十一月除大司諫病不赴　召上疏遞
付副護軍疏中懇陳難進之狀　答曰累召不來予甚缺然從速上來以副予望本職如是懇辭令
姑勉從○是年撓韓西平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六十歲七月除都承旨十月除
禮曹參判皆陳情不赴癸亥以後恩寵疊加先生每以親老為辭至有將母來京之
敎先生嘗以此告大夫人笑曰　上言如此母氏莫欲就京乎夫人亦喜笑而罷季子昌謨嘗以外閭多士之
望請曰願就書堂訓後生以爲藏修之所先生曰汝以我有年老自重底心乎此心常若孺子然不欲離吾親
側何可擇便以自逸哉

二年己巳先生六十一歲閏四月除吏曹參判肅　恩即歸以親
病呈告也十二月除司憲府大司憲赴　召中道還以親病陳辭遞

三年庚午（先生六十二歲）三月除大司憲四月赴 召上辭䟽

因言事被劾遞歸（前月太廟之木震有 旨求言先生既肅 恩明日上䟽曰臣母今年）九十有三使臣必有三年之愛其可一日而離側乎臣既不能以身獻 殿下請以一言遞獻而退臣聞刑獄者天下之大命絲毫失中冤氣易生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 反正以後投諸四裔者不知其幾何也其中或有罪輕而罰重者一切驅而置諸魑魅之鄉不爲辨別臣謂罪人之多非國之福也一夫抱冤猶飛五月之霜匹婦含冤尚致三年之旱況環一國抱冤含冤者不止一匹夫匹婦而已乎宜命有司詳査其罪名之不甚重者雖然跡涉無所繫者則未必不爲弭災之一助也嗚呼凡人無辜尚知此況 先王鍾愛之子乎珙之無辜臣嘗於榻前略陳之啓辭輒及之誣使逆謀畢露猶當置之絶島待以不死則罪罪親親之義兩得而俱全之矣臣竊爲 殿下惜之死者已矣不可追也今其老妻稚兒尚在絶海哀號之聲困頓之狀可想不言中矣夫以深宮廣廈之處而暴露於瘴風毒霧之中綺紈之身而懸鶉不繼膏粱之口而糠粃不足幾何不至於無

嗚類也又聞其女子有年可許嫁云 殿下終不收恤
則 先王遺體未免為海島氓隷之歸不亦憯痛之甚
乎天人相與甚可畏也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感
應之理捷於影響 殿下待骨肉如此則變異之生不
足怪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子釋之曰文王之
神一陟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故子孫蒙其福澤
春秋傳亦曰叔父陟降常在上帝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夫豈玆昧難憑而聖人言之哉以此言之 先王在天
之靈豈不陟降於上帝之左右許其究而降其災乎顧
殿下亟下臣章議諸大臣特宥珙罪復其官爵老妻
稚兒遠令出陸結廬珙墓之下而不絕香火其女子之
可嫁者擇於士族以禮嫁焉至於長成之子或以為不
可全釋則移置近島俾免寒餓而死則 先王之靈亦
必慰悅而佐事上帝轉災為祥矣 答曰疏辭當議處
明日憲府啓逆珙罪狀昭著無疑 大司憲鄭蘊乃以復
爵為請無謂甚矣請罷職 答曰言雖不中罪之不可
諫院啓鄭蘊附會災異至有逆珙復爵之請措語無倫
眩亂是非之罪大矣請罷職 答曰因求言上章不必
論罪 兩司連啓 又李貴上劄論以
護逆 上命遞職 先生即日發行 七月二日丁大夫人

憂先生奉養大夫人怡怡愉愉愛敬備至親志所欲諸在言前未嘗少有違越食則審視所嗜執箸而兒哺之甚謹寢則手探衾褥適其寒溫恨歎之聲未嘗聞于側時為孺子戲依依膝下務得親心大夫人素患痢先生每嘗所泄若無臭味憂形於色及復常始得逞顏生蓋以是驗大夫人症勢之輕重而外人又以得先生顏色占大夫人氣候之平否也是年夏先生戚戚言味與噫昔異先生與季氏俱以衰老平日起居行步未能任意及侍病執子弟役無異少壯時方盛暑未嘗暫休於外如是者月餘及喪哀毀踰制居處哭泣人皆感歎○大夫人終于季氏家故即其所為殯三年之內贈賻之物祭用之需皆委之於季氏

十月葬大夫人于居昌龍山廬于墓下龍山在加祚北去家六十里既返虞卒哭先生還至墓下為之廬諸子𢜶之請歸几筵側先生曰母子相依死生無間親體在此何忍獨歸朝夕哭墓不以風雨或廢雖當酷暑衰絰不釋遇新物則奠于墓前朔望則歸與几筵之奠而往來時必立殯門側低聲告辭及墓亦然

十二月董石役于嘉吉

四年辛未先生六十三歲率僮僕栽松墓山○三月竪石物○董石役于文曺洞○七月練○十月經始山下齋室

五年壬申先生六十四歲五月哭弟婦張氏先生每稱娣姒性行良順奉養先妣數十年無違色待兄弟無間言使婢僕無怨詈可謂賢婦人及葬有祭文七月祥還至龍山省墓既祥之五日也齋室成名曰龍泉精舍先生既免喪不忍捨去多留精舍

聞仁穆王后昇遐考五禮儀服制前啣堂上官與時任朝官同齊衰期年生布團領布裹紗帽去鐵角以布作帶前繫後垂麻帶白皮靴云先生以私服未闋且無職名故只制生布直領衣布裹笠麻帶成服于齋室九月爲臨國葬發西行以大葬在十月四日故也草土羸敗遽有遠行人皆憫之或請玉溪盧判書亦於禫中遭國喪仍過禫事而後行今可做此爲之先生據禮經乃未禫而行十月朔次東門外二日哭臨闕門外四日祇送

大駕于東郊五日南歸○十一月除大司諫病不赴

召

六年癸酉先生六十五歲正月付行司直尋除工曹參判移大司憲撰咸川君墓銘梧里李相國之考也相國請以書曰平生交許零落殆盡如爰知左右更有何人令公宜亦自量云三月詣闕肅謝仍避嫌以稽謝也是月八日參鞫廳有林碩幹者上變竟無事實諸囚皆放與同僚啓事論誣告反坐邊帥斂怨等事皆不允三告加由仍避嫌以言不見信也四月朔承 召牌陪祭孝思殿○再告出仕兼內贍寺提調又避以繕治昌慶宮故也公執不可上從之啓請停大君私宮之役蒙 允○兼同知 經筵事○望日陪祭孝思殿○啓陳偏係四事仍避嫌啓曰書曰惟先格王

正厥事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誠以君心未
正則雖事事而更之人人而去之將不勝其更與去也
近觀 殿下所以發於言語施諸政事者未能皆出於
至正大公之中豈非 殿下之心未免有所偏係之私
而然也試舉數事言之 碩幹反坐之罪國人皆曰可殺
而 殿下不之允是 殿下之心偏係於告路之或
塞也內奴赴西之請乃一國公共之論也而 殿下不
之許是 殿下之心偏係於內需之私有也有自聖之
心而輕臺諫之言者 殿下驕傲之偏心也注擬之際
顯示愛憎之迹者 殿下好惡之偏心也人君有一於
此猶為亂亡之道況 殿下之德無有乎繼自今加工於
本源之地務絕其偏係之私知好問之乎裕戒自用之小
益加 聖念臣無大人之德而欲效格
非之事 臣之愚妄據此可知請命罷斥 啓請勿許金差
請糧啓曰今此金差何為而來耶非借兵則請糧也雖
未知 聖筭之出於何計廟議之定於何策而臣
竊以為不可從也我國之於 天朝求無不獲請無不
得雖慈父之於愛子何以加此今有人焉其父有難而子
借兵其父有盜而子齎糧則 殿下以為孝乎非孝乎
目今 天兵蔽海與賊對壘我未聞挾攻之策而反為

助桀之事則雖或免金虜之禍而其何以面目於天地問乎近來皮幣之使固是包羞之舉而強弱異勢出於不得已也此則天朝之所已知今日之勢與此懸殊孔耿二賊背中國而降金虜於我有爲父討賊之義在彼無執言渝盟之端謀立於義勝豈有可慮之釁哉設或有之寧以國斃不可爲無倫不義之國請命廟堂斥以大義毋許難從之請再告出仕又避嫌以章孝追封奏請使從隷持報先來者有賞加之命請改正自上有未安之教也五月三告遞付大護軍上疏陳情乞歸請解同知經筵不許命給由馬省掃辭朝時傳曰大護軍鄭蘊父墳加土時令本道備給洗奠六月在嶧川書堂撰先考妣墓誌○八月修承旨叅判公兩代墓立標埋誌又立標埋誌於妣貞夫人墓○上疏謝恩仍陳病請解兼帶繼論天災修省之道時以正殿雷震有旨求言疏中就大本上反覆之曰殿下試於燕閒之中清明之

時反求諸心益加兢惕務恢虛明之體去其偏邪之萌勿以聖智而輕人言勿以私意而害公道臣魯參言地咫尺天威竊瞷殿下於聽納酬應之間或未能盡去邪思之累虛僞之失則是殿下之心未能如鑑之明衡之平矣夫方寸之間隱微之際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或有查滓分寸之未明未平則其發於天譴捷於影響甚可懼也孟子曰王欲行之盍反其本殿下欲弭天災當反求於殿下之本源也答曰所陳藥石之言當書紳惕念勿辭上來以副孤望

十月往龍巖書院 傍近士子會謁者百餘人

○祭李山立墓 李公名屹號蘆坡先生嘗在西銓薦遺逸授洗馬除命未下而李公歿先生痛惜之作墓碣至是過其墓以文祭之○挽鄭愚伏

除兵曹參判尋遞

○十一月己酉以旌閭事祭告嶧陽府君 伯氏主祭而先生為告文曰恭惟顯考孝行之備生事葬祭誠禮俱至鄉人薦聞積有年紀無援于朝久矣沉沒理豈終昧今始闡發台府舉啓名徹丹墀王曰嘉哉其亟旌之恩褒有隕孝理之先將涓吉辰樹之閭前不顯其先人子何則今茲陽復參以薄薔仍敭聖德昭告事

由十二月在龍泉精舍有感吟數首　兼同知　經筵

七年甲戌先生六十六歲　正月在龍泉精舍有暁坐偶吟等詩　呈狀縣道請解兼　經筵提調等職○二月除吏曹參判辭以病不赴○六月除大司諫又辭○七月兼同知　經筵○八月除大司憲閏月赴　召未至移拜都承旨以累辭懇命為未安力疾就道時朝廷爭章孝祔廟不能得會先生以憲長承　召故日望其來及移拜他職輿情頗缺詣　闕肅謝翌日上封事論祔禮其略曰禮曰既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先儒呂中曰父之爵卑不當謚而以已爵當謚而作之以是以已之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以此觀之　殿下追謚之事已非至當之理而欲以非禮之禮躋祔於　列聖之位恐非禮經之本意也漢宣帝追謚所生父母曰悼考悼妣而置園邑入廟則未之聞也哀帝詔共皇去定陶之號而立廟京師亦未聞有入

廟之議也光武徙四親廟於章陵此則未嘗加謚號嘗
有入廟之意乎胡氏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絶光武掃平
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未有大不可者一
聞張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
譏不聞於當時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世而宣哀過舉益
明以此觀之三帝得失之跡較然明甚而 殿下不法
當法之先武乃欲為宣哀之所不為臣不能無憾於天
地之大者此也宋朝歐陽脩首發稱親之議而呂誨等
目之以邪論至請下理古人重繼世之統尊祖宗之義
不亦嚴且截乎 殿下孝思無窮聿追 徽謚至誠格天
又受皇封別立廟宇享祀無別於宗廟 殿下尊親之
事至矣顯親之意盡矣程子所謂雖當專意於正統豈
得盡絶於私恩者 殿下既得之矣何必以過隆之禮
加於不當加之地貽欲尊反卑之譏乎 殿下常以禰
位之虛為辭此則大不然宣帝光武皆以孫繼祖者也
綱目之不以為不禰其禰有貶辭先儒以蔑有異等為美事
豈不以帝王家事重在於正統而不以私恩干正位乎
嗚呼三司耳目之官也而竄黜殆盡政院喉舌之地也
而牢繫有日大臣股肱之任也而棄之如遺 正論者謂
之浮議逢迎者謂之正直是非顛倒邪正不分諛佞成

風臣竊痛之疏入不下○有呈疏後夜坐感吟三啓遞付行護軍○九月兼同
知經筵再告還出給再上疏不允三上疏旋出國
門再疏具病之所豈可久曠以速官謗虛帶華啣圖竊美祿非答調理察任三疏略曰經筵重地非養
臣之志首丘之行始出國門豈敢以言不見用悻悻而去哉臣在城中十餘日見士夫間景色疑懼論議欝抑
有若戰敗之餘棄旗鼓呻瘡痍無復有振起之勢若此不已 殿下之國事將日非矣臣竊痛悶如臣衰腐留
亦無益去亦無損憂心隱隱略陳所聞見以為永訣輸忠之地庶幾之效臣日望之伏願 聖明亟遞臣職以
便公私答曰省卿上疏予甚缺然卿勿下去隨事盡言哭梧里李相國于衿川有詩
曰痛哭荒原落日時樑摧棟折竟誰依即今廊廟無謨策舉國其將左袵之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七歲正月除吏曹參判病不赴○三月付
行護軍○五月除大司諫赴召前月有李起安獄辭連先生自 上有勿

問之教而不能自安詣官門待命二十餘日聞獄畢還家至龍門書院奉有旨待命之餘不可不肅恳故力疾登程詣 闕肅恳翌日上疏陳辭引疾乞遞不

允○五月三告加由○上疏言陵變被劾時穆裕兩陵有變大臣奉審啓陳其狀而勳臣等更與大臣以為非震也因雨崩壞也參奉洪有一以誣罔得罪且修 陵之節未舉而 禮曹滄吉先行 章孝祔廟慶禮先生上封事略曰兩 陵頹虧之變其果天變之示警耶抑亦人事之不謹耶以為天變也則兩大臣啓辭若是其明的非所疑也以為人事也則當初監董之官不謹封築之罪豈可尋常推考而止哉雖然若歸之天變則猶有仁愛之天示警人君使之恐懼修省以為王成之地此則猶不見絕於天也若誘之人事則其為變尤甚焉畿甸之內貴賤墳塋不知其幾千萬未聞有因雨虧頹者豈獨兩 陵之土俱損於一夜之雨乎或有一種之言兩陵形制與他 陵異易於虧損云為此言者其亦異矣國陵形制自有一定之規臣不敢知何人創此新規使之虧損之易耶臣愚以為創此新規者為可罪也

不然而為此一種之言熒惑聖聽弭其恐懼修省之
心則其為不祥孰甚焉臣愚以為為此說者亦可罪也
又曰 陵寢有火災則有哭望變服之禮今以水災之
故而獨無變節者何也昔宋真宗時榮王宮火延前殿
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王朝獨曰始失火時陛下
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
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也噫私宮之火與先
陵之水孰重孰輕罪已之詔與怨災之意孰是孰非古
之大臣有待罪之章今之大臣既已待罪旋即為之辭
古之大臣以有跡之火歸於天譴今之大臣以無跡之
水視之尋常 又曰 先陵之災非可哭之凶乎祔廟
之禮非可歌之慶乎歌哭同值吉凶相雜則當先哭而
後歌先凶而後吉可也禮曹涓吉只退數日使祔廟
之慶先於修 陵者何也判書洪瑞鳳雖自引百端終
為負先王之恩而陷殿下於過擧也臣愚以為禮
曹堂上郎廳不可不罷也 又曰 陵土斸損是何等變異
未告事由之前當存其跡以待 上命可也而繕工提
調申景禛擅改莎土欲揜其跡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臣
愚以為景禛不可不鞫問也 十四日雷震內自都城外
至遠方數百里之外無不聞知適於其夜 陵上有變

則陵官之據實牒報有何可罪而至於累次刑訊以爲
歸罪之地乎竊恐自此以後不幸而雖有取長陵一杯
之土者 殿下無自而聞之也臣愚以爲洪有一無可
罪也又曰 刑曹參議羅萬甲起於久廢之中不思一吹虀
之態遽抗戇直之章力陳時政之疵其心愛君憂國而
已罷斥之 命出於羣情之外如是而可以開言路乎
又曰臣聞人窮反本張必有弛竄逐諸人禦魅四裔者
令已十有餘年窮亦甚矣豈無自新之端乎茲當大
霈或移或放之 命出於天地好生之德而兩司旋
摧沮不問輕重一切繩之無已甚乎佶億健三人乃復
先王之血孫也流放海島今幾年矣壯者已衰幼者已
壯男而未娶女而未嫁哿矣其男哀此年壯之女其終
閉死於鮫人龍戶之鄉乎 殿下仰體 先王之意俯
憐骨肉之命特 命放赦以盡親親之道 爲臺臣者所
當將順而成吾君之美前正言趙壽翼身居言責各陳
所懷而攻之者四起之一則曰護逆二則曰立節必欲剷
職而無所容其身噫此四字乃曩時攻人陷人之目而
不圖今日復提起也臣曾以此事冒陳於求言之日矣
一出供職必與壽翼同罪臣豈不量而輕出哉 答曰
疏辭留念明日獻納金壽益發議請罷不允已而趙

翼為大司憲亦啓以請罷執義李㬅言先生忠直不可
罷避嫌而遞○先生既被彈待 命東門外有移寓城
東競渡日有感受内賜扇見李㬅号避遞及偶吟
諸詩撰西原府院君鄭貞簡公墓誌及挹湖亭記 七月
諫院憲府停啓自 上命賜食物 諫院劾先生六十日而始停憲府繼停是
月五日也其日備忘記大司諫鄭蘊来京既久趑
未受祿或不無艱窘令該曹特賜米饌以周其急 三告
加由上疏辭免 其疏略曰臣累月被彈日俟誅譴賴
殿下含垢曲加容庇臣誠惶感罔知攸
措不意 聖慈至念旅窟之窘特賜周急之物雖古之
處賓師之位而庖廩繼肉粟者何以加此臣是何人
殿下待之若是其過也方搆短章以謝鴻私急於呈告
恭竢遞職令者又下規外之由使臣仍帶職名是 殿
下不以廉恥待臣也何 殿下待臣有此前後之異乎
答曰所辭當勉副卿意卿其體予至懷勿為下去
除同知中樞旋移禮曹參判謝 恳後呈告 傳曰調理出仕 上
疏乞退兼以風灾進言 疏略曰古之退去者不必待大
閑之年也身有疾病則退去不

容時議則退去或有年四十五十而退去者臣今年六十有七身病已至難醫可以去矣發言無章三司共彈之不容於時議矣古之人有一於斯猶恐其去之不速況臣之無有而疊逢之乎古之人君雖於宿德重望去就輕重於國者無不許其退者亦礪世砥名之一大機也況如臣去留無一分損益於國而有同鳧鴈之往來者乎又曰頃日風災近古所無屋瓦皆飛拱木拔根至於廟社之中顛拔尤多吁此何等影象耶夫堅重盤錯之物尚皆如此況田疇之禾穀乎爽脆之木花乎臣聞畿甸之內禾穀之秀而實者落盡無餘未秀者莖節摧折乾枯木花之實與未實者幾盡凋傷民何所賴而衣食國何所恃而責貢賦乎民而飢寒國而虛竭則其為目前之慘豈特如白虹之貫日正殿之雷震而已乎其人自嶺南湖西來者皆言其災之慘甚於畿甸云當今之世災異層疊人之聞見者亦以為尋常而不甚驚駭安知守令之不置而不報監司之不忽而不聞乎又曰應天以誠不以偽恤民以實不以虛誠能敬以直之於內義以方之於外操存之功不昧於幽獨之中省察之意無怠於酬應之際則殿下之德上與天合不此之懋而徒以應天云者皆僞耳竊聞外間喧傳禁苑有

龍池之勝闕內有游宴之娛若果有之此實致災之道豈待大風之拔木飄屋然後謂之災也成王一念之非而致風雷之變則安知今日之風災不由於殿下之一念乎伏願 殿下聞臣之言如有絲毫形似之迹則自反於已益加操存省察之功痛絶私欲逸豫之萌則天變不期弭而自弭矣又曰臣聞京畿江原兩道量田之役始於今年此雖不得已之舉逢玆大無之年舉此莫重之役糜費不貲騷擾多端民安所恃而不至於怨且畿甸本根之地也關東荒僻之鄕也尤當存撫以保窮民何必趂期舉贏以速怨謗哉臣愚以爲姑待稍有之年爲之未晩也 答曰嘉卿愛君憂國之忠亟陳當留念以爲修身保民之藥石卿勿退歸隨事直言以副予望

八月詣崇恩殿移安影幀 久以病不仕至是始出 以特進官入侍 經筵 講畢進達病難供職之意 上曰如卿忠直宜使在朝隨事諫正又陳病益力 上曰卿何可捨去也鄭經世已死今李墢又死矣卿不可去也仍問張顯光好在耶對曰死相去稍間未能詳知而蓋聞好在矣 上曰予欲見之對曰年已八十二何能遠來又進曰臣病且老恐爲旅死之鬼惟願退死

先壠之下 上曰觀卿氣力勿以此爲慮又白京畿江原量田之退行兩道人民喜若再生云幸甚 上曰卿年多曾見風災之慘如是耶對曰臣未之見也人皆言辛卯七月有此災壬辰亂作邊虞甚可慮也備禦之具可急令戒飭修練也 上曰頃日須相亦言之當議處復問量田事民怨頗多云卿自鄉來能知否對曰量田使其令甚嚴守令監官輩怯於刑威打量如飄風驟雨不識田形惟從高等豈得無怨 上曰此亦守令之過也 除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上辭䟽不 許以非舊例辭 答曰卿之才學允合此任勿爲控辭速出論思再䟽不 允再告還出給○九月三䟽不 允呈告傳曰調理出仕牌招不進四䟽陳辭不 允略曰臣年將至矣病已痼矣乞骸退歸之意前䟽已發而未究其說矣昔宋神宗朝范鎭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脩六十有一富弼六十八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或致仕或引疾或求散地而皆得請此皆不容於時議不拘大閑之年尚矣臣犬馬

之齒遠過諸公而不容於時則有加況去留之輕重不啻懸絶者乎伏願亟遞本職置之散地則猶將強策駑鈍句月就列不然而使之因仍苟冒終至顚躓則臣雖被逋慢之罪未免不辭而退矣 答曰須勿固辭速出行公

承牌出肅隨駕省穆陵惠陵賜羽飾○三告

加由上劄陳謝仍請寢趙絅補外 時趙絅以執義言事特貶文川郡守故

劄略曰絅避嫌之辭雖有過激其心欲盡所懷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殿下以絅爲何如人也居家孝悌之行莅官求蘖之聲有足觀聽文學博覽足以置左右而備顧問其可以一言過慝遽示好惡之私耶 答曰趙絅施罰固無不可然卿劄如此當勉從

差會試二所叅試官○十月八侍

經筵 講詩鄭風臨文啓曰此等詩皆閭巷間男女相悅之辭別無文義可講處而古人於詩不必註釋章句以意引喩者多矣有女同車乃男女相悅之情古語云賢賢易色以好色之心移於好賢則好賢誠矣山有扶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可移於擇人擇人而不得其人則有乃見狂且之歎矣蘀兮章蘀兮蘀兮風

其吹波者亦可喻於爲國木枯將落有風以吹則其落也易矣國衰將危又有做事不善則豈不足以促亡乎獲董章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養兮亦猶 人君不能用人而曰彼不足用也於我何關焉之意願 殿下勿以人才爲不足有無而收用言事之臣至半章講衣錦絅衣曰古人引詩形容之意至矣中庸引之以證惡其光之著此雖學者之事人君亦不可不監于此 講畢 上曰文義之外別有切實之語甚善甚善仍進 榻前陳老病昏耄已甚乞遞免 上曰勿乞辭 許

請弘文館校書籍因 召對

講罷乞辭退 上終不許因問南中人才乃以林薰林芸兄弟學問陳達仍曰芸之孫眞慈有文學可用也 上曰棄置可惜大君師傅除之又啓曰臣昔忝 都承旨時自 上日三進講近來漸不授如初殊可慮也 上曰當留念

八侍經筵

講詩著章曰是時去古未遠而皆禮廢豈非時君之過也講折柳樊圃曰詩已人刺其君興居之無節號令之不時此語似非人臣之所可言而君有過失則臣下不憚譏刺多如此古有誹謗之木蓋此意也齊君舉措如此早晚無節固非矣然早則猶有戒懼之意而至於暮則尤非矣、上歷言廢

朝舉動時刻退定事以答之又啓曰以樹枝爲獎猶有瞿瞿之意防閑之不可越如此近者臺臣所請紅馬木下馬之請何不允從也老病大臣下紅木外而年少大君下紅門內極不可矣 上歷言 祖宗朝以來大君進賢門外下馬事而竟不從講畢進曰近因三南人開量田過於平時而不待京畿江原之畢量先用三南新結之數秋穡太減民甚怨苦云當此憂虞之日不可不收拾人心請待兩道量田之後一時並用未爲晩也 上曰更可議處又一啓曰時事甚可慮脫有事變至尊無可往矣當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而已防備之策不可預講乎 上曰當待數月爲之曰陰雨之備不可不先期令諸道御史之行使之兼察何如 上曰造次之際難可兼察矣

呈辭請歸掃墳入啓還出給 傳曰逆獄時如此呈辭何以捧入 宣賜耳掩○上疏陳情待罪 答曰嘉卿誠孝卿其安心勿辭明年十月下去省掃 上劄請正宣世綱反坐之律 略曰開告變之路者促亡國之道也朴天健之告變已極無形而成其獄者營將宣世綱也教誘援引之狀希功樂禍之心原情定罪浮於天健兩司拿鞫之請眞得防

好杜漸之義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若殿下未能無一毫狐疑之端而有所靳許於兩司之請則非臣所望於殿下而國家無時寧靜矣答曰劄事當留念即日命拿鞫

十一月朔劄論量田

略曰三南國之根本量田國之大事以國之大事施於根本之地而新結過於平時已失三南之心矣一國之事不可或先而或後一國之役不可或重而或輕待京畿江原兩道之畢量可一時施行崔鳴吉必欲先出三南之賊失三南之心者何也目今邊境有釁恐喝備至在我綢繆之策在於收合人心而已謀事之臣又促之以怨毒之氣民既散去雖有城池誰與為守臣之強聒不已其意有在而上不見信於君父下以見輕於廟堂身居論思之地久貽尸素之譏臣之慚醜極矣孟子所謂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者乃臣今日之謂也 殿下亟下臣章商議廟堂若以為民心雖離國家雖危已定田案不可不用則臣將何顏面更廁清切之地乎臣所不辭而退者此也 啓下備邊司先是先生與戶曹判書崔鳴吉在 上前論此事言廟堂既與百姓有七路新結一時須用之約不可失信鳴吉言初無此約再詰之再諱之先生或慮聞之不審不能強言

辨出而問之則新結一時須用之意 闕已再下矣先生與鳴吉相遇責其不可鳴吉曰吾於 榻前既已力辨勢難自為更張令公若陳劄事下該曹則吾當善處及先生劄下備邊司廟堂共議劄之時請戶判至再三而鳴吉終不往大臣知其意竟為防啓

行出國門翌日宿漢江上辭疏乃歸

是月十三日也疏略曰臣之遇知 聖明濫援規外之恩多矣臣雖至愚亦知感礪庶竭駑鈍思效涓埃之報者是臣區區至願也三南新結姑停之請雖不量時宜而發臣之愚意以為此事係民心離合是以累陳 榻前瀝血上劄矣 聖明不以為然廟堂不以為是此亦臣所見固陋隨處見忤者也昔馮驩孟嘗君之一食客也猶能焚債券使薛民親君況臣之不為馮驩而受恩之厚不止於一食客而已者乎孟子有言禮貌未衰言不用則去之古之人遇有為之君而以論事不合去者不可一二數臣雖庸陋竊窺古人進退之節矣遲遲之行今始渡江雖被負恩之誅非臣所怨悔也然臣豈忘 殿下之恩哉脫有緩急臣當扶曳赴亂不死於道路則必死於輦轂之下不為偷生之鬼 答曰省卿上疏則予甚缺然不辭而歸似或過當待春暖 上來以

副堂予作趙靜菴蘭竹七絕後序挽尹監司知敬李五峯李蒼石十二月

在龍泉精舍因縣道上辭疏未達及聞　仁烈王后昇遐

西行

九年丙子先生六十八歲正月六日詣　闕哭臨再上辭疏不

允三告得遞以國葬不遠留寓邸二月除禮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再告加由○除大司諫呈告還出給至四度　上

疏陳辭兼斥金差其略曰臣病伏中得接朝報知金差恐喝之事其中定號等語實是大愕擬痛之言也三司諸臣讜論忠言已盡無遺大義所在如青天白日雖問三尺之童必能言之況備局之羣議乎然於荅書之際不能示以峻截未免有低回苟且則彼必藉口以為朝鮮亦不以為不可也以此播聞天下將何以自明耶至於西㺚新叛中國父母之賊子也雖不能閉關斥絕只當待以從胡之列不問其所從來彼

若以爲不可如是則始可明言大義直斥叛逆之寇不可齒之於與國信使之列則彼雖外視怒色其心未必不以爲義而知我國之有人矣又言卽遣帥臣預講備禦之策設體府委任兵事 答曰嘉卿有懷必達當留念採施卿勿控辭調理察職○是時洪學士翼漢尹學士集吳學士達濟首陳斥和之論辭義嚴正先生號中三司諸臣讜論忠言大義所在如青天白日等語盖指此云

三告遞旋除副提學○

三月朔上劉陳謝因言禦敵之策其略曰臣於上年以言事見敗而退今日復擾馮婦之臂豈不爲爲士者之笑哉但念此時終始言病亦非職分之所安欲出而肅 恩則足弱股戰欲起還仆臣之情事不亦狼狽乎古人有言事急不可徐行心痛不可緩聲臣之未克出謝而先以言替者是亦不徐行不緩聲之意也今夫金虜猛虎也毒虺也朝廷據義斥絶而彼旣勃然怒去則旣蹈其尾撩其舌矣防制捕殺之策何遽然無聞也聞元帥之行下在三月二十日之後事機已迫急於燃眉何暇卜日乎元帥行裝一長劒耳何暇治裝乎臣愚以爲卽 命推轂星火馳進治其軍旅整其器械把截江灘繕治城池以爲死守

之策無為退步之計者此今日 聖上委任責效之意
而帥臣捐軀報恩之地也我國天下精兵處也而彼則
直前無退我則恇㥘善走此其勝負強弱之所由判也
誠使任元戎之責者忘黃金橫帶之樂雪 宗社將亡
之恥激勵三軍振作義氣則彼雖衆強焉能與我敵哉
至於戰守之便措置之宜亦在元帥料理之中而兵難
遙度必至金城然後充國之策始得便宜此臣所以亟
請西下也丁卯江都之事識者至今痛心集一國之精
銳老於島中不肯出一兵馳隻馬窺賊兵於津外顧乃
以內變可虞之說熒惑 上聽勳臣之訹戚與同者富
貴已極有生之心無死之氣例如此可以為緩急之恃
乎今時則與彼時異彼既動兵則雖早辦乞和必不聽
也等其亡也曷若背城一戰以决勝負乎諸大將軍官
及砲殺諸軍分其精銳之半付之元帥則不待徵兵諸
路軍威已振矣五月之葬雖是諸侯之制經權異時不
可膠守脫有侵突之患發於未葬之前則為將奈何臣
之愚意以為進卜吉日亟成大事未及之役觀勢追完
未為不可此乃權而得中之道也夫然後專意武備
殿下親御六飛進駐松京督策將士嚴明軍政益勵宋
太祖惟有劒之意則澶淵萬歲之聲足以奪狡虜之魄

而三軍之氣可百倍矣　答曰省疏辭深用嘉尚疏辭雖涉過慮當令廟堂採用 三告加由 有陳劉有懷見抗辭偶吟白虹貫日等詩 詣闕肅恳 十二日也 上劉論君德兵事 十四日也劉凡三千言其略曰宋臣李綱言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為小故所撓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所間此致　殿下今日所當法也外間喧傳　殿下猶行素膳一向悲疚置國事於相忘之域而無一分振發之氣臺閣之臣請以御正殿接臣僚不過一二日塞責而已是可謂用心之剛而為興衰撥亂之英乎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了一世事惟患求之不誠用之不公耳頃年言事之臣雖未知其才器之如何而伏節死義之士當求於犯顏中則其可用而不可捨明矣或未蒙敍或在散地至於已死者猶未復官　殿下何示人不廣也已試之人猶未能用則雖有商才後識必不肯出而為之用如是而可以為興衰撥亂之哲乎昔宋徽宗以金兵日逼為憂問宇文虛中曰事勢若此奈何對曰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即命草詔曰災異譴

見而朕不悟衆庶怨讟而朕不知理宗悔開邊命吳泳
草詔罪已曰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
下無以定乎民之志此皆當危亂不得已之擧而其言
亦中當今之病也臣不必遠引前古 宣祖大王在龍
灣下敎罪已遜方士民莫不揜泣思奮此所以成中
興之烈也 殿下何不命學士草敎下諭八方慰悅軍
民之心乎軍民怨咨未有甚於今日三南之心則固失
於量田之役矣畿甸之民困於各衙門興販之費市井
之人困於諸宮家抑買之 弊此皆今日罪已之實事也
已行之量田雖未姑停而 御供之可減者減之常賦
之可輕者輕之務以一分之惠加諸民而解其怨苦之
心重內輕外者有國之常法而或有內輕外重者今日之
之謂也方張之賊猖然於江帶之外顧乃諉以重內任
其猘突於疆場之中乎臣頃以此略陳劄中而未知廟
筭之如何也見邸報中兵使柳琳請禁軍十名而猶以
大將軍官阻搪云則必無分半西征之理矣所謂各衙
門軍官皆一國精銳之武士至於都監諸軍皆是臣鍊習
之兵出而當敵何向不破而藏之無用之地乎宋臣汪
立信之言曰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
禦此正爲今日道也諸大將不念外禦之急復如前日

之為不許令兵以壯邊圉則國事去矣元帥徒往何為
哉殿下雖以此屬反正而抑恐以此屬亡國也南以
興臨死有言吾為閫帥一未習陣而死是可痛也蓋其
時譏察之人往來頻數故不敢鍊兵習陣而有此言也
豈非悲痛之辭也如此而可望將士之展布四體能辨
殲賊之功乎無功猶可保有功必不生故將士解體狼
顧奮息進無戰意退無守志雖以苞苴為自全之計由
令之道無變令之習雖有孫吳之將不能一朝用也臣
所云以此屬亡國者此也臣聞兵務精不務多我國鐵
丸射手乃天下無敵之兵也倭人善砲而不能射虜人
善射而不能砲我國兼而有之雖橫行天下夫誰與我
敵我所患者軍律之不嚴陣法之不密而已誠得精砲
四千善射三千騎射二千鞭殺各一千合萬有餘名則
其於禦此賊也何有其法得戰場一處先定陣所多布
稜鐵於前次積拒馬木其後以砲手四千分為四隊二
千當前結陣二千或左或右因其地之形便而結陣空
其一方者蓋慮相對放砲互傷吾軍也皆重行而坐放
則立既放則坐以便後隊之放砲隊既定次射隊射隊
既定次殺手次鞭軍次騎射堂堂其陣井井其列退一
步斬進一步賞申明軍令嚴飭行伍然後與賊相戰砲一

聲不絕矣注如雨彼雖堅甲鐵馬安得不殪且潰也盖此賊有進無退故臣以此為禦戎常勝之法也此非臣臆料乃吳玠駐隊矢之法也吳璘疊陣法之遺意也玠用此法有和尚原之捷璘用此陣有復秦州之功此其成效之可法者也臣一介腐儒也其於用兵制敵之方未嘗窺測其糟粕而心丹憂國終夜不寐得於仰屋之餘者如斯故不敢隱於採蕘之日矣然此數事特有司事也其大本在 殿下一心定不定如何耳臣竊未知 殿下之心定於退避歟定於進前歟昔宋景德元年契丹毀宋師次于澶淵中外震駭寇準勸帝親征高瓊麾衛士進輦過河遠近望見御盖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卒成和議而退高宗紹興四年金齊之師日迫羣臣勸帝他幸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帝曰朕親總六師臨江決戰趙鼎曰累年退恟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是夜金師引退齊棄輜重而遁真宗中才之主也高宗柔懦之君也猶能震怒親征卒成奇功況我 殿下英武足以振三軍之氣明哲足以正百官之心親征之教已下於即位之初者乎重申舊教曉諭軍民赫然一怒進駐松都仍開體府劄住箕城內外相應遠近用命則不但辦景德三十年

之無事而已夫然後戰守和三策自我伸縮而惟吾所欲爲比諸退縮江都坐而待亡者其得失成敗爲如何我宋之於遼金與我之於金虜形相似也勢相若也宋之自弱與我之自弱同也宋之自愚與我之自愚同也遼金之弱宋愚宋與金虜之弱 我愚我亦無不同故敢近取譬而有此狂僭之𧩦伏願 殿下可用用之可斥斥之毋如近日外示採用之意而內無採用之實焉 答曰劉辭當留念採施

再上劉請設義州效死守城科激勵軍民

十六日也略曰臣聞禦賊莫若據險長江之險天所以限東西也棄而不守退保山城非計之得也金人侵宋宋不守河退守內地金人渡河旋濟旋行無復隊伍笑曰宋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粘沒喝適南此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此宋所以終始不振者也今若棄長江而退守窮僻之地則豈不爲虜之笑且歎哉義州府尹林慶業以守城自任其軍民亦思報其父母妻子之讎頗有效死之志此天所以祚我國也然不有聳動之擧則無以深得其必死之心臣之愚意莫若設科義州緩其規矩多得武士名之曰效死守城科以示奬勵之恩則絶徼之人

必有感歎報效之心矣不然而以退守為長策則與撤
藩籬以媚於盜曰盜將愛我而不入我室者何以異哉
陳答曰所當議處

三上劉申請亟定進駐之計布告中外十九日也

略曰臣前後陳劄殿下雖以採用議處為教而備
局以為迂遠而搪塞之臣何敢執以為皆善第其中進
駐之策聖人復起不非臣言矣進一步則宗社存而
人心合退一步則宗社亡而人心離臣實未知廟堂
知不及此而然耶知既及之而猶然耶知不及而然也
則不智也知及之而猶然則不忠也不知不忠殿下
之所依毗者不亦孤乎請就其一款而言之其曰自前
非無此議竟以兵力財用不給故發議中撤此言誠然
乎哉甲子南巡臣終始不離未嘗聞此言也丁卯江
都臣自鄉赴難未知其時何人畫此計而何人沮之耶
老師島中欲戰不得勤王之師八方雲集果以兵力
不給而未戰歟京倉積儲可以漕運列邑糧餉可以取
食果以財用不給而未戰歟其曰一賊兵犯境之後更觀
兵力財用別為舉措此則尤不滿一哂草此啓者其不
聞張栻之言乎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
兩陣決機之日今日必勝之形在於進駐之策而不正

其名不定其計必待賊兵犯境然後別議擧措耶臣恐
其時擧措不過退避江都而已遣使乞和而已人心潰
裂將士離散然後雖欲進駐其可得乎且其兵力財用
不能觀於今日而始觀於賊兵犯境之日乎其曰未有
定計而先入於教書亦近於失信似難輕易宣布此
則不欲失信於民　猶之可也然今之未有定計者誰使
之然歟　殿下曰可退避大臣曰不可退避　殿下曰
不可進駐　大臣曰可進駐以至於卿士大夫同然一辭
則　殿下雖欲不進駐得乎今也未嘗以進駐之計聞
於　上而乃曰未有定計乎金人所謂待汝議論定時
我已渡河者不幸近之耳臣所以必欲添入於教書
中者欲以定都中士庶之心也欲以振八路軍民之心
也欲以鼓西方將士之氣也而乃曰似難輕易宣布與
臣之見不亦左乎李植文章器量見推當世被擢廟堂
為副提調之任而乃於告君之辭若是其委靡偷苟
以塞責不念　國家危急存亡之計吁可惜也曾謂清
明之朝無一人如寇準之毅然當事而反效王欽若之
沮誤大計乎伏願　殿下先謀諸心以臣言為可用亟
定大計播告中外以為狂妄而不可用
也亟斥臣職俾安愚分劄入留中不下呈告自二十二日六呈見

却二十九日呈辭入啓 傳曰調理出仕有黃昏偶吟聞元帥啓行客中偶吟憶龍山梅 內賜生薑帶兩種思歸吟病中吟等詩 四月朔移拜大司諫上疏辭不 允○再告加由出肅避嫌遞付副護軍以國葬發引在明日也 九日哭送大葬於慕華館製進輓辭 十二日祗迎返魂於慕華館○十四日南歸臨行陳疏乞致仕疏曰古人有言自知者明臣雖至愚豈不自知筋力已衰驅策使令非所堪也下部跛躄升降殿陛非所堪也志慮昏憒不合於論思輔導鋒鋋鎖鑠不合於糾正諫諍無一可堪其任者雖幸寸心猶未盡銷手中猶能把筆欲以所得於心者以為垂死輸忠之地而言事輕淺而無遠慮迂滯而違一時宜宜乎絲毫之無補也臣今犬馬之齒距大閧只隔一年年已至矣病已痼矣臣之計雖有乞骸歸死一節而已或以為當此邉鄙日聳之時致其事而退恐非孟子有師命不敢請之義也臣以為此則不然所謂有師命者國既被兵之謂也非如今日但有釁端而無門庭之憂也天祚我國虜若

悔禍則安知不歸於終無虞也設有危急之變古之人以言不用志不伸退去者何限當金兵纔解京城圍方攻太原之日李綱乞致仕章十餘上當國有大喪上下皇皇之際留正出國門上表肩輿逃去當元兵充斥疆主日蹙之時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單車宵遁此皆已事之可據者也玆三人者身居相位德業聞望謀猷計畫真可以扶顚持危以其出處爲國存亾者而其決然於進退之際如此況臣微末之蹤狂言妄計無一補益而大葬已完　靈輿既返則臣之進退豈不綽綽然乎不辭而退不得已也伏願亟遞臣本職及兼帶仍許致仕使得以安心退去爲幸而賴殿下仁恩得延數年之命則優游壠畝歌詠　聖澤　答曰省卿疏章心甚缺然此非人臣辭退之時卿其勿辭以副予望　五月除吏曹參判辭不赴○七月除副提學辭不赴○九月除大司憲○十月辛卯省墓龍山癸巳西行以恩命稠疊王妃祥期且近故黽勉就道至清州濱作留滯有夜吟及和壁上韻諸詩十二月壬寅移拜吏曹參判丁巳詣

闕謝 恩戊午陳病請辭不 許○庚申上斥和劉荅曰劉陳之事近日議定出於不獲已卿亦深思可也劉稿見佚亂中有呈劉感吟詩曰何當奉溫吉免被髮鬆鬆辛酉 命賜食物備忘記令該曹特賜米饌俾無艱窘之患丁卯上疏請還收 特賜以昨日既入啓廳受祿不可冒受別恩也荅曰物甚微小於禮亦無不可卿其勿辭安心領受翌日米鹽始到司宰豐儲禮賓諸官以緩致特恩見罷呈告調病○十二月癸酉 傳賜藥餌○清人大舉來侵十二日辛巳報至金汗既僭號稱大清大舉東搶都元帥金自點鎮井方山城據險自守副元帥申景瑗在鐵瓮城出行兵遇虜候騎見擒虜不顧城鎮長驅以入稱以講和來如飄風是日夕始聞虜騎渡江明日聞已過黃鳳之間又明日聞已到松京○是年春林慶業在白馬城探虜情密啓請得精兵萬餘以防竊發之虞 上命將海西兵二萬慶業大喜謂柳琳曰虜若犯境即勿輕伐以重兵直走其國則虜必還走我以諸軍乘便擊之則一人

當百之策也未幾諫官啓曰不可以重兵屬邊臣[illegible]遂
止慶業知其計不行乃潛設烽火於江北以候其動兵
及是時烽火日五擧郎馳報都元帥金
自點自點以為賊未入境不卽 上聞 甲申竄 [illegible]馬南

漢山城 前日以 廟社主及王子妃嬪老病宰臣先送江都是日午 大駕亦發至南大門虜前鋒
已逼近郊暫駐 駕門樓大將[illegible]馳過望
見先生曰[illegible]至此[illegible]之還也今[illegible]不一言
以安社稷先生笑謝曰[illegible]將軍[illegible]此男士不一擊賊將
安用之武景[illegible]公曰若是武夫也吏曹判書崔鳴吉請
於 上自往虜陣[illegible]是開三門 大駕由[illegible]門出
入南漢百官多徒步從之而或有道士[illegible]往山[illegible]
北門內庶子昌謹從 ○是夜領議政金瑬等[illegible]議請
上乘曉潛入江都而百官皆不知也 及曉[illegible]門
山阪氷凍 上下馬步行累致顚躓 王體未寧還入
城 ○崔鳴吉李景稷往弘濟院見馬夫大問其深入之
故則陽言曰貴國渝盟定為約和而來蓋馬胡以大軍
未到姑為甘言紿我也鳴吉等四傳馬胡欲定和議觀
其辭色斷無他意 丙子山城被圍 虜請得王子大臣朝
朝廷頗信其說矣 廷以綾峯[illegible]為

君刑曹判書沈誶假衛大臣出詣清陣虜覺其假而還
送之左議政洪瑞鳳戶曹判書金藎國詣虜陣言鳳林
麟坪兩大君方在江都故未及送之矣虜以為東宮若
不來和不可得金鎏崔鳴吉等請 上送東宮且稱臣
稱皇帝之事 上不從○是時林慶業出詭計以發兵直走
瀋陽之事 為啓使人懷之佯見逐胡騎而棄之道汗見
其書大懼使其將要雞率輕騎馳還瀋陽慶業乃設伏
迎擊要雞斬之○庚寅馬夫大送鄭命壽言約和事金
鎏請開門遣重臣或曰守城之日不可開門自 上若
議和士氣必挫可從城上問答 上從其言明日虜又
送命壽曰自今不 請東宮若送
王子大臣當講和 上猶不許

甲午請對 行殿

略陳戰守
事請中明軍律斬臨亂遣君者時廟堂固請遣使虜營
上曰我國每以和受欺於彼今若送使想亦見辱而
羣議如此固為勉從歲時臨迫送牛酒且以小銀榼盛
果以示不忘舊好之意仍與接話察其氣色於是金藎
國等往清營虜言吾軍中日擊牛飲酒寶貝山積何用
此為汝國君臣入處石窟飢餓已甚自可用之遂不受

丙申上劉請專意守城斬都元帥等首軍中

劉略曰目今天心助

順聖怒赫然諸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應募之軍日益衆發藏之報日益多此正轉危為安不失舊物之秋也昨日胡差之來往非本情也乃藐我也懇我也若信其甘言復墜術中則向之有死之心者轉而有生無生之氣者變而無死　宗社存亡姑置勿論　殿下及虜之患又復有以來斷指之說矣抑臣所大睦者元師之事也以奴賊遺　君父使之窮縮於一髮孤城之中而晏然退在迄無赴難之聲古今天下安有此等司命乎　殿下堅定舊發之志勿為邪議所撓亟遣金吾郎取元帥頭竿之軍中然後隻輪不返之功不日可辨矣劄入留中不下

十年丁丑先生六十九歲**正月辛丑朔朝參望闕禮**是日朝廷使魏山寶傳語虜營金蓋國李景稷等繼往虜言昨日汗出來方巡視山城形勢此後之事非我等所知當待汗還陣然後回報使价欲來則明日更來備局頗以更來之說為辛矣明日左議政洪瑞鳳等往清營虜以黃紙所書詔諭為名辭極兇悖瑞鳳等四拜受來時兩司會議以前日備局九宰之請送　世子者及洪瑞鳳往虜庭

捧晃書而来崔鳴吉終始主和誤國之罪皆欲以死論啓而僚議咸云待事定當論乃姑停若干人輩終以請上出城為謀者自知其將不免於公議故也壬寅詣 闕下○癸卯詣 闕下○甲辰詣 闕下○乙巳詣 闕下○丙午詣 闕下○丁未詣 闕下伯子雲峯縣監昌詩在全羅監司陣中以書因偵探僧附来戊申詣 闕下○己酉詣 闕下○庚戌詣 闕下○辛亥陪祭崇恩殿 影幀于開元寺○壬子詣 闕下○癸丑詣 闕下是日崔鳴吉與洪瑞鳳等數人往虜營龍骨大馬夫大等責以無故渝盟鳴吉抴首叩頭曰此非吾 君之意乃臣下之罪欲剸刃出腸以明吾 君之不然虜約以姑待汗出回報云甲寅詣 闕下○乙卯詣 闕下○丙辰詣 闕下○丁巳詣 闕下是日虜要我使洪瑞鳳崔鳴吉等出見受答書而来鳴吉密啓 上遂定稱臣之議

戊午詣 闕下○己未詣 闕下○庚申上劄請痛斥崔鳴吉稱臣之議以正賣國之罪劄曰臣竊聞喧傳之說昨日使臣之行有之以稱臣陳乞者云此語誠然乎哉若果有之必是崔鳴吉之言也未知鳴吉稟 旨定奪而往耶抑亦私自臆決而有此言耶臣聞之不覺心膽俱墜嗚咽不能成聲也前後國書皆出鳴吉之手辭極卑諂乃一降書也然猶不書一臣字名位猶未定也今若稱臣則君臣之分已定矣君臣之分定則將唯其命是從彼若命之出降則其將出降乎命之此去則其將此去乎命之易服行酒則其將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聲罪致討從之則國已亡矣到此地頭 殿下將何以處之乎鳴吉之意以爲一稱臣則此城圍可解也 君父可全也設或如是猶爲婦寺小人之忠死萬無此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亡者乎與其屈膝而亡曷若守正死 社稷乎況君臣父子背城一戰則不無完城之理乎嗚呼我國之於 中朝非如麗季之於金元父子之恩其可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天無二日鳴吉欲二其日民無二王鳴吉欲二其王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臣身病力弱雖不能以手板擊之而不欲相容於同席之間伏願 殿下痛斥鳴吉之言以正賣國之罪若未也亟 命罷斥臣職使妄言者不得作劄入留中不下呈劄有詩曰生世何嶮巇三旬月暈中一身無足惜千乘奈云窮外絶勤王師朝多賣國兇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

辛酉

崔鳴吉草國書詣備局金尙憲見之奪取裂破謂鳴吉曰先大夫頗見稱士友間台監何忍爲此鳴吉微哂曰台監裂之吾自拾之鳴吉與右議政李弘胄等奉稱臣書往虜營虜以無出降語且不許送斥和臣之故不答而還送之

壬戌上劄

請應虜人之求

劄曰臣區區陳劄之意實欲豫防鳴吉稱臣之語而一夜之間遽行其計臣未及聞知不能以死爭之臣罪大矣 主辱已極臣死當矣猶且遲回隱忍不能自決者猶幸 殿下確然無出城之意臣何徑死哉第聞彼虜求斥和之臣甚急云臣雖非首請斬使焚書之人而終始主戰則臣實有之臣死而有一毫補益於存亡之計則臣敢愛身而不爲 君父死哉伏願 殿下亟令廟堂議處以臣應虜人之求劄入留中

癸亥

昨日備局引對以洪翼漢爲斥和之首至夜體府中軍前統制使申景禋南陽君洪振道

等往来諸大將軍中有邪謀議 是日訓鍊都監麾下及水原竹山等官將校數百人詣 闕下請出給斥和臣先詰體府撫綏齊聲而進體察使有懼色不論曲直但曰速退速退當從爾等之請訓鍊將乃申景禛也摠戎使乃具宏與水原府使具仁垕竹山府使具仁基咸屬宏矣鳴吉與李弘胄持書往淸營言將縛送洪翼漢時翼漢爲平壤庶尹在外矣禮曹判書金尙憲大司諫尹煌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等待 命尹煌之子文擧上疏請代父往虜中以朝 廷將有斥和臣查正之故也

甲子虜以大砲攻城益急

先生有詩曰砲聲四起如雷動撞破孤城士氣消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號從容

乙丑

崔鳴吉等往虜營以請降爲言

丙寅草林葛川墓碣

書其後示諸子曰先生墓碣宿諾久矣每聞汝輩勸就之言而遷延至今是亦不敏之過也言之奈何到此死境固無意於把筆而顧念此銘非我爲之他無求處使先生行業終至泯滅則死難瞑目圍城矢石之中悤迫起草無暇點改汝等勿以我死而難於筆削事已至此只合含笑而已 ○是夜申景禛具宏兩陣及御營將元斗杓麾下又至 闕下請出斥和臣喧呼不止

承吉李行速出語曰雖當危急之曰　大內不遠何敢乃爾亂軍張目盛怒而前曰李承吉似是才略之人若陪往虜陣則可以擊之速出速出同僚使之勸避然後乃止時守禦兵獨不動守禦使李時白曰吾非勸禁令軍中軍中自無從亂者也　崔鳴吉列書前後一諫臣十餘人姓名將往虜中有言于　上者曰諸臣皆一時重望其如後世議何　上惕然即追還之

丁卯

時汗以南漢固守欲隔江都以撓之令八旗造小船八十隻命以多爾袞用車輪駕之由陸地曳行至甲串津投紅夷砲聲撼山海遇物輒摧陷金慶徵李敏求惟怯罔措欲退守府城戶曹佐郎任善伯以放料至津倉告大君曰長江天險捨此何之大將一退諸軍必散莫若急發府城中老弱陳于鎮海樓下列砲矢使彼不得渡也　大君善其計顧慶徵力勸慶徵不答與敏求走匿倉舍大君曰事急矣不可恃檢察　節制我當入府城領來也仍使善伯告慶徵慶徵唯唯　大君即策馬入城未幾敵小艘擁盾搖櫓中流而下忠清水使姜晉昕晉昕率舟師泊燕尾亭下迎敵破數艘奪器械甚衆晉昕船亦被敵砲數十穴矢九且盡留守張紳以舟師大將乘大船泊沚扻以潮退水淺不進船晉昕伐鼓麾旗輒進乘船協力

鏖戰紳不應晉昕大呼曰張紳汝受國恩忍負之若此乎吾當斬汝頭紳若無聞也紳先鋒井浦萬戶鄭延與敵戰破一艘紳亦鳴金退船於是敵艘盡登津岸四望無伏兵麾白旗招其後兵鼓譟蔽海而下中軍黃善身千摠姜興業具一元力戰死之慶徵敏求及紳皆逃敵如入無人之境中官金仁徐厚行等負元孫乘小舟走八注文島金尚容方登南門樓與承旨洪命亨辭原守世寧刑曹正郎金秀南禦敵敵兵四圍知不得免踞火藥積而坐上衣付從者使歸葬庶孫壽全年十三在側牽衣泣不解去曰願與大父同死別坐權順長生員金益兼曰公獨能辦佳事乎亦不去遂火之人與樓俱飄工曹判書李尚吉在城外亦馳入府自縊死敦寧都正沈視與其婦宋氏手寫遺跡北向四拜自縊死弼善尹烇前掌令李時稷司僕主簿宋時榮前監司鄭孝誠前掌令鄭百亨兵曹佐郎李士珪縣監鄭洙正字李嘉相翊衛姜渭聘廣興守李惇五惇五弟惇叙等皆死婦女殉節不可盡計江都遂陷即二十二日也是日江都敗報至大臣入對以出城定議鳴吉與李弘胄等持書詣虜營約日出城

戊辰曉先生自刎殊而不絕

先生見出降之議已決不勝憤慨為

衣帶貧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正其時陪輦扈降余實恥之一劍得仁視之如歸又為寄諸子書曰 大駕出降臣子捐躬此正其時茲以出城之日以決自裁使昌謹埋置軍器之北立標以志焉胡虜之退去之後以薄板運歸埋于龍山墓下汝輩事汝母以孝處兄弟以友奉二父無忤昌謹若脫死亦視之如同腹無使飢寒而死余言至此痛恨奈何遂封置衣帶中是日曉獨起痛哭因正衾枕而臥以佩刀自決侍者知之開衾視之刃沒腹中二寸有餘即驚呼拔之鮮血迸出恍惚氣絕者久之一城大驚莫不悲其義朝紳相識或來救之上亦即令御醫持藥物以救之數日而得生道

己巳

傳曰吏曹參判鄭蘊救療供饋事令廣州牧專管為之羅萬甲來視瘡病先生笑云讀古書不解其義今我之不死雖謂之詐死可矣古語曰伏劍而死伏則犯五臟我則五臟不犯今而後始知伏劍之義也〇金尚憲欲自縊左右救解之鳴吉縛致吳達濟尹集于虜營汗賜鳴吉貂裘及酒執二人以去及回軍又執洪翼漢而北三人至瀋陽竟不屈其後傳者或謂被殺或謂拿出北門外莫知所以處之也

庚午

大駕出城進劉辭訣且陳處

變之道大駕臨出先生不能從借人把筆呼成短箚曰臣之自決正為不忍見殿下今日之事而一縷殘命三日猶存臣實惟之嗚言既使殿下稱臣出降君臣之分已定矣臣之於君不徒以承順為恭可爭則爭之可也彼若求納皇明之印則殿下當爭之曰祖宗受用此印今將三百年此印當還納於明朝不可納於清國彼若求助攻天師之軍則殿下當爭之曰天朝父子之恩清國亦知之矣敎子攻父有關倫紀非但攻之者有罪敎之者亦不可云則彼之兗挍亦必誅之矣伏願殿下以此爭之不已無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勝幸甚臣命在垂盡既不能扈駕又不能哭辭路左臣罪大矣臣本職兼帶並命遍改使臣得以瞑目上覽劄蒼黃出城未及下批〇是日上率世子出西門詣清陣清汗許上歸京城留世子六君于陣中山城兵皆罷散諸武將皆驕橫生氣自以為守城之功出於其屬而視下城比若中興之慶矣

二月壬辰臥簇輿南下三月還鄉時士大夫多避亂南方及亂定北歸遇先生於道問國事輒痛哭以對垂淚揜抑見者無不感激流涕矣

四月寄栖支石支石在家西北

上穴山下先生自歎曰吾不得死於南漢以答國恩何忍供賦稅享妻子之樂自與平人齒乎遂取窮僻為避藏之所有偶吟詩曰揮刃初期一死遄如何殘命尚頑然仲連高潔終難跂元亮田園可省慾○清人歸路以本國將柳琳等為先鋒屠椵島先生聞之痛泣曰安知父母之師見衂於柳琳等之手乎時尹煌亦以斥和得罪至是乃曰南漢之事可諉曰存社稷至於助攻天師之後士大夫義不可立於世遂退居歲餘而卒

閏月以巵從恩例有陞資嘉義之命 經歲之後教旨始得傳來先生亦不為之辭謝

題詩崇禎十年曆 其詩曰崇禎年號止於斯明歲邦堪異曆授從此山人尤省事只看花葉驗時移是時國家不用皇明正朔先生痛傷之日對是曆于案上自此不復觀新曆日

監司李敬輿致食物不受 辭曰未死餘生無絲毫補益於公私就木之期不朝在夕何敢以垂斃之口受公家厚餉以自養也

十一年戊寅 先生七十歲 春入桒里 桒里即德裕南麓樹木蓊鬱人烟隔絕自古為

一空谷也先生移自支石縛草為舍築土為床名之曰某里鳩巢開山田種黍秫以自養諸子問其居處飮食之苦薄批以谷中無泉石稱移置精舍於他處先生歎曰吾於今日豈宜精其舍而玩泉石為乎仍書示二詩其一曰此且幽潛未或非況耕無稅可療飢爾曹莫歎臨年苦志遂身安道亦肥其二曰登山採蕨應知死因樹為家亦豈安當日未聞諸子沮從來孝道在承歡○先生在山中無所出入之尋訪者亦稀巾櫛不修柴戶常閑有洛閩書一篋時時披閱瞌至輒支頤又以童冠六七輩從之以為罷寂之資又得一老僧自關東來者名義巖使於鳩巢西南隅百許步石泉上結小庵以為山中烟火之隣○作某里鳩巢記有云客問古之隱者之居無有無名者子之居獨稱某者不亦異乎曰此吾所以樂之而不欲捨者也吻　稱恩竊袮知進而不知退言無補於時行不信於人年既老矣身又病矣始知見棄於世不得已而退若有羞里隗洞之稱云者則真我之所當處而未嘗有聞而知之者故思其次而入此洞其無何有之鄉乎其烏有子之徒乎客又曰視子之一生未嘗不修飭斂束也今則冠而不韜髮衣而不束帶坐而多箕踞者何歟且其居處之苦飮食之淡何以

堪其苦歟曰子嘗見夫山叟野老之韜髮束帶而危其坐者乎華屋羙饌而為山叟野老者乎子非某也焉知某之志哉自是藏某之名秘某之跡使世人不知某為誰某而遊於某里也○有山居諸作數十首其曉坐吟曰聞鷄起坐獨惺惺心體虛明水鏡清太極真源端在此莫教情動失和平夜坐吟曰向晦端宜燕息時如何不寐苦吟詩東窓對月月遲吐北牖防風風徹肥時事欲忘猶灑淚主憂非職且攢眉夜深推枕無人語童子居傍聽不知自歎吟曰墻填寘塗廾載餘向來榮辱夢中虛昧於時勢言宜擯濟得艱危計亦踈東海空慚餘碧水西山還喜足嘉蔬蕭條草星錐如斗可拾雲霞一半儲

夏趙執義絅来訪趙公編茅檖屋土堈脫栗先生良苦先生逌然一笑留信宿而歸先生贈詩曰自恨幽棲已太遲窮山捶秫可充飢時憂付與清名子華岳浥霞獨有之

十月被臺劾十一月停啓先是掌令柳頤朴啓榮等劾金尚憲略曰金尚憲受知兩朝最承恩遇何忍棄殿下於危急存亡之際乎尚憲既不能如鄭蘊之剸刃則始終禍福惟殿下與共而抽身遠走曾不顧戀時事稍定竟闕來覲偃息便地越視王室自為

潔身不事汚君彰國之惡眩亂人志人臣之義至此掃
地要名販君樹黨誤國特其餘事耳請極邊安置　上
答以置之無妨玉堂及大司憲金　槃言柳碩等不恤公
議獨主私見掌令李燁請并遞之　上謂筵臣曰金尚
憲鄭蘊所為一體只舉尚憲而論之何也及十月掌令
李汝翊持平李道長等啓曰云云金尚憲請中道付處
且曰前叅判鄭蘊剚刃不死病已之後義當来覲而邁
邁歸御元無顧戀要潔其名不念分義之重請罷職不
敘　答曰置之可矣不必拖罰大司憲金槃啓略曰云
云至於鄭蘊剚刃求死其志可見孰謂樸直任真之人
乃生計較要名之意乎大司諫崔惠吉啓曰金尚憲鄭
蘊兩臣之事憲府提起更惹鬧端而強為分別議律顯
殊尤未知其可也　後日執義權濤掌令朴㲉復洪瑱持
平李雲栽等連啓　答曰金尚憲罷職又請加罪遠竄
大司憲李行遠啓略曰今之攻金尚憲者云云至論鄭
蘊之罪而不得其說初謂之要名竟以悻悻為辭吁亦
異矣正言李道長啓曰金尚憲之負　殿下多矣據法
論罪實出於公論也云云至於鄭蘊不為来覲長往不
逕殊無顧戀分義之重且非不潔其名之義論以薄罰
亦欲防一時自好者之口實也不圖乃與金尚憲而并

舉必曰兩臣兩臣至以強為分別為論事者之罪案此又未曉也十一月府啓金尚憲削奪官職厥翌日先生罷職事停啓後日司諫權濤執義李㙉校理李道長掌令任孝達修撰嚴鼎耉等又於 榻前論金尚憲事

上曰初欲罷職而止過為營救舉措不義故已加削奪令後則停論可矣李㙉朴守文等猶以罰輕爭之其後李道長抵人書有曰鄭桐溪忠孝之節扶綱常於旣壞之後仁義之風立頑懦於衰世之下平生仰此老不啻如泰山喬嶽而欲為卞別之舉反成門下之疑到今思之負愧天壤云○初柳碩等發論盖瑨承崔鳴吉風旨也客問於前執義趙絅答曰吾嘗於金尚憲請殺仁城以為異論而斥之矣至於當 車駕出城而特立者鄭某金尚憲二人而已可褒不可罪也兵曹判書李敬輿䟽略曰臣曾在南漢目見金尚憲鄭蘊垂絶幸生求死不得之狀尋常掩歎自懷慚悳二百年禮義之邦為天朝守義者惟此二臣此足以為國之光有何彰君之過也

十二年己卯先生七十一歲在某里 撰李正時稷墓碣丁丑江都死之號竹窓○撰一蠹

鄭文獻公神道碑〇撰曺芝山神道碑〇撰李雪壑大期墓碣〇挽李浣亭

冬作齒落歎詠

菊一絶

先生年病雖深牙齒尚無恙及入山泉水冷冽不數年齒牙盡落

十三年庚辰

先生七十二歲

在某里

撰趙月川神道碑

為續近思錄未成

先生嘗舉南冥曺先生程朱以後不必著書之言而稱之曰此言乃高處孔孟以上孔孟言之程朱以上而程朱言之上而性理下而事物辨明之精傳疏之備學者但當依此做工夫而已不必強為疊床架屋之說也若欲論述則程朱以後可也乃欲編晦庵以後諸儒及東方五賢切近之言為續近思錄病未克就

夏趙正言重呂來訪

丁丑以後　上以先生遯伏山中不為奔問為未安　至是重呂以近侍過南中見先生留信宿而去及歸對　上略達先生自處狀且以癃病已極寸步不能自運為言〇有客問先生曰公與金叔度是一體之人而叔度則累有章劄不無言及朝廷事公則不然無乃太過乎先生喟然曰始吾求死南漢實不圖得至今日雖一縷喘息苟然尚存而其心則便是一塊尸耳尚何更有啞云云有若無故罷散者

然哉吾恐叔度或未之思也 五月四日甲申貞夫人尹氏卒 夫人性行嚴明
勤於為家始歸先生室如懸磬夫人殫心拮据奉養姑
夫人及攝行祭祀致其誠潔先生之不以家事亂志專
於學業者蓋有助也方先生遠謫仲季二子尚幼夫人
兼以父師之任二子闕學則自撻其股以痛警之矣享
年七十二其疾革時先生自山中來既遭喪留若干日復歸山中 十二月先生臨喪次
有疾仍留季氏家外寢 以夫人葬禮將近來自山中氣候不平彌日轉甚不能復歸山
中 辛酉葬夫人于居昌主谷里 先生寢疾不得臨葬 先生添患風
痺 病勢日甚臂脚不運左先生自知不起命伯子曰先君神道碑未克竪汝可終成吾志又命仲子曰趙月
川碑文未克脫稿汝可繕寫以歸之又曰葬我無以輓幅求人是冬金猿山鳴德裕有木稼人多以為憂
十四年辛巳 先生七十三歲 二月手草病中吟一絶 其詩曰一病支離卧
九旬不知梅柳已爭春死生朝暮何須歎愧作無稱沒世人先生病頓已久而精神不爽筆畫視平昔無異

六月二十一日己丑先生卒于李氏家外寢奉柩殯伯子家 先生疾寢篤又變症下部不通腹下有塊突出及是日暮有醫來見曰腸癰也子弟以為幸得病情癰破可保無虞先生語音已微曰雖知何為小頃易簀前在南漢御醫視先生創曰今雖天幸四肢將有瘀血成癰終必難救云至是卒如其言矣◐先生之喪遠近聞者莫不驚痛士大夫有識者咸曰不見燕獄身無點汚天賦大節完而歸之我東方前千古後百世誰與并之至於閭巷氓隷之賤亦皆咨嗟或有流涕者矣

八月丁卯 上遣官致祭 禮曹正郎李惟達奉命來行

十五年壬午正月六日壬子葬于主谷 與夫人同窆列邑士子會葬者數百人挽辭以遺命不求而遠近愛慕之徒各自製送者亦多矣三子居廬墓下以終三年◐是年正言河溍疏有曰鄭蘊忠直在古猶罕從君急難益著忠憤雖退而在家耿耿寸心至死愈篤而齎志入地之後 恩賻無聞此何以為人臣之勸哉兵曹參議閔應亨嘗入侍白 上曰金尚憲鄭蘊有異於人而金尚憲則入彼鄭

蘊則已死雖如許之後扶持節義爲如何哉鄭蘊之事視古人無愧自 上上奉 宗社豈不行權斗人則以匹夫各自爲其身而已凡士大夫之死不舉恤典有傷風教況於此乎

三月配享龍門書院鄭文獻公廟萬曆中鄉士嘗建文獻公書院配以葛川瞻慕堂兩林先生至是又以先生蹟

配享咸陽灆溪書院別祠灆溪曾已 賜額躋配之事非邑子所擅故就別祠與俞濡溪姜介庵并享

十六年癸未

十七年甲申二月崇禎亾

辛卯孝宗大王二年二月四日辛亥遷葬龍山遷于龍山子坐原先妣姜夫人墓下尹夫人合葬右叅贊兼大提學趙絅撰神道碑銘先是二子先沒惟伯子正郎昌詩獨存是年冬亦沒

壬辰行狀成陽川許穆撰　十月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　世子左賓客在先朝乙酉玉堂上劄略曰丙子禍亂前史所無一時權宜之策雖出於不得已而萬古守常之論固不當泯滅也又曰云云鄭蘊立節昏朝綱常是賴不宜死而堙沒終無易名之典〇戊子叅賛趙絅入　侍啓曰臣有所懷不敢不達鄭蘊於丁丑之變實不料　國家之猶有今日而徒抱主辱臣死之義至於剚刃其腹雖其終不至死不能遂其初志而節義凜然有不可奪者及其南歸之後不敢安於妻子之奉屛居山中自同野僧終身耐苦此實　國家之所宜褒奬者願　聖上垂察　上曰結幕山中於禮有之乎對曰禮雖無文古人有車上寢處終其身者蓋所以苦其心志而不忘乎潛痛也　上曰國家幸而不亡則猶可以夾輔君上以存社稷何必棄之而去自屛山谷乎予實未曉也後日又上襃忠節跡凡千餘言　略曰臣非敢為鄭蘊游說秪以蘊之事不明於此世則　聖上無以詔後世主辱臣死之

義而前古帝王褒表節義之道至 殿下而絕矣將見
爲人臣者懷利而事其君賈生所謂見便則奪見利則
遯者滔滔不可止也此臣之所大懼也又曰其時終始
一節不渝者惟鄭蘊金尚憲二人也 殿下於尚憲褒
之以璧立千仞寵之以三公之位於鄭蘊待之如此臣
實未曉 聖明顯忠之道也又曰鄭蘊在昏朝不以勳
爵富貴嬰其心甘心死於絕島遭遇 聖明寵祿異常
而每執易退之節姿有重泉之下反要 聖朝家之褒美
潤其枯骨哉臣之所慮者獨恐 殿下沮勸之道有歉
於前古帝王而天下後世謂 殿下有所褊心也請下
臣此疏於廟堂如有一語飾虛請治臣黨蘊之罪以正
國是已丑秋持平河溍疏又有曰當南漢受圍之日揚
鑾扈駕凡幾許人而奮義懷忠誓不俱生者一二臣
外他更寥寥苟非素性純剛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安能
挺然特立確所守於朝廷震蕩之際乎故叅判臣鄭蘊
其平生直節載於國乘播在人口不必一一覼縷自丁
丑南歸之後慷慨時事日夜涕泣結茅山中杜門謝客
寒不就溫房食不近甘味含痛而死若使 國家無褒
忠奬節之典則已如有之到今 恩贈之無聞豈非昭
代一欠事乎伏願 殿下顯加隆典爲自 上即位李

敬輿趙絅閔應亨等諸臣又言之贊善宋浚吉白筵前以爲鄭蘊甲寅一號亦可與日月爭光宜有贈爵賜諡以彰國家褒義節義之道上乃命特贈

丁酉　賜諡文簡公　諡法勤學好問曰文正直無邪曰簡前時建請者言金尚憲鄭蘊賜諡事宜用特典不必待諡狀上可之本家未知朝廷意循例呈諡狀及該司議諡以稟并進諡狀上曰此諡號姑徐之諡狀還出給其後嶺南儒生朴惇等上號言之筵臣亦有以此爲言者判書宋時烈劄中略曰先朝臣鄭蘊忠誠義烈貫金石爭日月請亟賜諡典以爲奬振之地於是上命更勿捧諡狀而直以前日所議之諡下批

辛丑　顯宗大王二年　賜額龍門書院　以前年儒生號請也

壬寅　賜額居昌道山書院　居昌儒生以寒暄堂一蠹兩先生遺蹟在山際洞上號建院以祀之配以先生因即賜額

乙巳八月行延謚禮（吏曹正郎呂聖齊奉謚來宣于長孫宜寧縣監岐壽任所）

丁巳陞享灆溪文獻公廟（用諸生疏也）

甲戌（肅宗大王二十年）三月加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領府事金德遠達白故參判鄭蘊忠直之節卓越前古照人耳目 朝家既已贈爵賜謚而扈從之時職是亞卿則正卿之秩當為生前賞資只以此加之於身後似歉推奬之典至於文簡之謚考其行蹟亦不允合今若加贈 改謚以盡追奬之實則可有光於崇節義樹風聲之道 上曰所達誠是令該曹稟處該曹覆啓蒙允遂加左贊成而改謚事遷延未行）

庚辰享南漢顯節祠（戊辰春 上駐蹕南漢有言故學士洪忠正公翼漢尹忠貞公集吳

忠烈公達濟事者上特命廣州留守建祠城中賜額顯節至是年諸生上䟽先生及金文正公尚憲并享又濟州有橘林書院奉安先生及金冲庵宋圭庵諸賢辛未春有濟州儒生至都下見先生孫永禧殿參奉岐胤言此事且請文集願為院藏而未知建院的在某年也

甲申春某里齋舍火 初先生既易簀門生等相與合議建堂某里鳩巢遺址奉留几杖寓平日景仰置書齋其側募山僧守之以為後生藏修之所至是齋僧失火燒盡堂齋杖几案上朱書一部崇禎舊曆卷面題詩箋中續近思錄草稿

丁亥春重建某里齋行酌獻禮 儒生以三九上丁定式行事而奉先生手書崇禎詩簇子享以乾淮栗黃蓍[illegible]藏蕨秫酒盖不用[illegible][illegible]物也

丁丑 英宗大王三十四年 立某里遺墟碑 戶曹判書權以鎭撰先生玄孫光述書

丙辰 正宗大王二十年 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立[illegible]如行紀碑 [illegible][illegible]縣李[illegible]遷議也

己未秋自 上製下七言絶句一首 命揭于家廟七月
二十二日 上詣 皇壇拜 顯皇帝諱辰仍 命有
司移搆 敬奉閣謹題曰閣舊在兩闕槐院一曰 敬
奉閣一曰 欽奉閣閣之設所以尊閣之也即我 寧
考義起之盛典也詳載寶鑑別編 皇朝誥勅自 高
皇帝洪武建元二十五年體天牧民求昌後嗣之詔至
顯皇帝新修會典及出師平倭之詔隆恩浩渥東薄
于海海外邦數千里彔息趾踵凡在血氣之倫莫不感
激愛戴如天地焉如父母焉顧今時移事往冠屨易置
裳華蓼蕭之詩不復作於東土而紫泥黃帕之爲萬世
珍藏者尚不免 皇輿之蒙塵今閣之所揭奉 高皇
帝以後御書御畫諸本誥命印本而金章寶墨光榮燭
地自令人瞻望徊徨不啻若肉阜烏號之遺也槐院圯
而閣雖廢然每過此愾焉以傷是歲七月二十有二日
晨朝祗詣 皇壇遥拜 顯皇帝諱辰仍命有司移搆
於壇西兩越三日移奉詔勅于齋殿揭奉如初遂與提
督後孫三學士金文忠文正鄭文簡家人行禮門邃洌
皋階級重重怳然若下拜登受西顧周道有深沾臆茲
賦近體一首以識尊王之義自有天地生民以來莫有

盛於夫子夫子之功莫有大於春秋春秋之義莫有重於尊王凡百有位當亦知予之心而三綱明九法立變陰而為陽內華夏而外夷狄未必不肇基於斯閣也云爾時　顯皇帝萬曆後三己未詩曰

江漢朝宗萬里濤
皇恩浩蕩注麟毫
唐堯并立山河鞏
周稷重光日月高
草木皆知今鰈域
風雲猶帶舊龍袍
昭回北苑瞻新搆
百世吾東奉赤刀

因　傳曰朝詣洌泉門外行禮　仍審敬奉閣新址鏄是謄鏤之本　皇朝詣勑藏于　皇壇之傍絳雲青簡若接昔日皇華之盛周旋登降當作何懷自洪武二十五年煌煌誥勑輝暎海山四牡交馳視同內服惟我　列祖是承是述拱護如彝器尊閣如大訓逮至南城之駐蹕也忠貞公尹集文簡公鄭蘊言于　行在曰彼若求　皇朝誥印以義爭之彼必見諒聖祖遘之而時危事窘難以義爭太王珠玉不得全有於去邠之時則此志士仁人之所以拊膺長嘷至於投血而不知止者也適當是閣之移建想古人為國先事之憂在功曠感李提督三學士兩大臣祀孫之參班昨既有命文簡後孫豈可獨遍乎使之一體參班騎箕百年久闕官享豈非欠典文簡公鄭蘊奉祀孫內膳奉事鄭軾特除守令書下七言絕句一首書揭忠貞文簡

两忠家廟用示予寤寐不忘之意詩曰日長山色碧嵯峨鍾得乾坤正氣多北去南來同一義精金堅石不曾磨

九月 上親製 賜祭文遣承旨致祭 右承旨李基讓奉 命來行

丙寅今上六年 春建某里花葉樓 樓號取先生曆面詩花葉二字也

庚午重建龍泉精舍行菊薦禮 精舍没為荒墟久矣至是清陰金先生後孫麟淳以知府謁先生墓既與邑士救議鳩材重建是歲即先生廬墓回甲也以重九薦以菊酒盖取治隱吉先生黄花祭伯夷之意也又自精舍供墓所歲一之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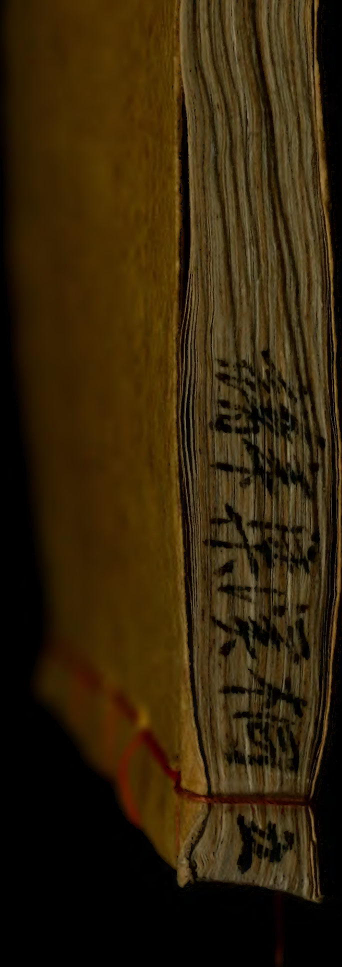
丙子四月 致祭于南漢顯節祠 左承旨徐□輔奉 命來

文簡公桐溪先生年譜

桐溪先生年譜跋

桐溪先生議論文章載之文集言行出處備諸行狀後之慕先生者固有所徵信而興起焉若夫日事時功官職陞黜仕止起居之節非譜莫得以致其詳焉先生曾孫喘喘翁采摭蒐輯凡係先生事者無不畢集其勤至矣惜乎未及竄正爲淨藁而翁不幸逝者翁再從弟重復與翁所後孫繼胄以翁草藁授光庭有所訂正光庭知識淺陋年又耄及何足以相斯文之役顧念平日景

仰先生不翅如奔流之砥柱麗天之日星慨
然有九原難作之恨雖執鞭所不辭也迺與
一二同志反復元稿刪其繁剩訂其誤庶
幾簡而核詳而不繁淺深巨細無所滲漏
先後本末井井有序使先生之平日有不待
他求者而精力短乏之無以管攝始終未能必
其果無繆纇否也然其大體實遵先輩
遺法不敢妄加杜撰學者即此而發焉當
時遺跡與羣集目前而先生之氣聚聲容
恍若親承大槩先生之道不出孝弟忠

信四箇字推家而國自內而外由小而大
無不致其誠焉使卒展布於當時功德
之及人者豈可勝道哉噫甲寅之疏見
用於廢朝必無斁倫之禍戰守之策獲
施於丙丁可免城下之盟其引君當道袪
弊救時之謨得行於當日必將紓君於堯
舜保邦於未危而無倉卒之患矣其尤
慨然者以我
仁廟好賢樂善之誠眷注先生不衰凡
所進言無不傾耳信向而卒為當路者所

扼不能致先生於巖廊之上使之少行其
所學天之所為謂之何哉及其顛沛剚腹
之刃雖不能遂從容之志而其里之草猶
可以比西山之薇其所以廉頑立懦而激烈
士之膽為百世之師有辭於天下後世
者不獨求仁得仁為夫子所稱者而已嗚
呼悕矣編既成謹題其後而歸之
上之三十二年月正人日後學平原
李光庭敬識